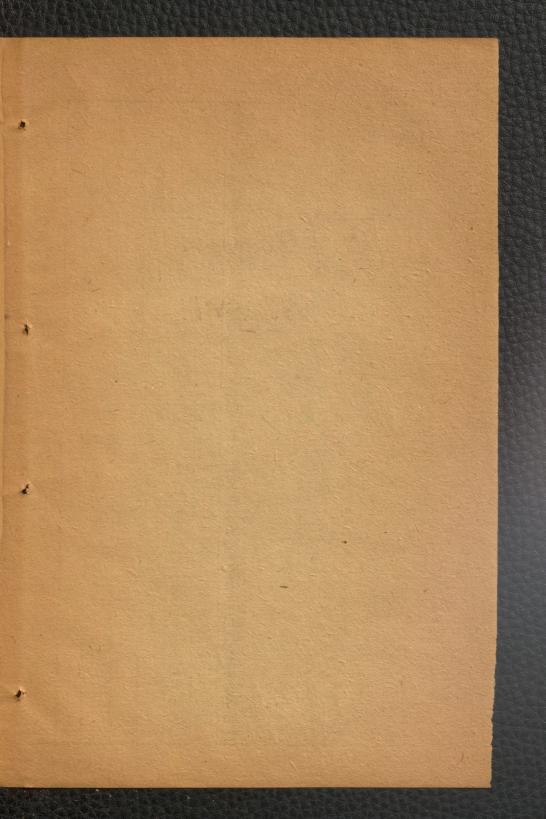
[C.] Ohnèse Vol. VI.



醫經濟阿集 則死矣歌能解之亦敢能復生之乎先正謂淮南之書多寓言夫豈不信 嘗其所可當而不等其所不可嘗不可害者既可知而可害者亦不必待子嘗之而後知矣謂其不管不 晋而始知也的待子物物必當而始知則不足謂之生知之聖也以生知之聖言之則雖不當亦可知也 有矣豈中毒者日公七十乎設以其七十毒偶見於一日而記之則毒之小也固宜死而可解毒之大也 又樂中雖有王石蟲獸之類其至歌者惟草為然故逐日曾百草耳豈獨當草哉夫物之有毒當一毒馬 可也謂其悉當亦不可也然經於諸樂名下不者氣性等字獨以味字冠之者由樂入口惟味為先故也 夫神殿立極之大聖也関生民之不能以無疾故察夫物性之可以愈疾者以贻後人因不待乎物物以 淮南子云神恩等百草一日七十五季子等明五至五季至于此未始万漢大至于所谓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故使其所知果有待了必管則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其神農深疾俱備而歷武之乎况污藏之強 不可害者其亦當乎且味固可以當而知其氣其性其行經王治及畏惡反思之類亦可以當而知子的 **亢則害承過制論** 神農學百草論 吳勉學

予讀內經六微古論至于九則害承地制谓然嘆口至矣哉其造化之樞紐乎王太僕發之於前劉何問

師回集

帝曰何也政怕曰元則害承延制制生則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害難夫陰陽五行之在天地 風生終為肅少陰所至為熱生然為寒之類其為風生為熟生者元也其為肅為寒者制也又水沒而為 之中而莫之或欺也何間日已元遇極則反似勝已之化似也者其可以形質求哉故後為嚴陰所五為 平之永斯見矣然而迎之不知其所來迹之不知其所止固若有不可以者然可以者常存乎意具忧物 元者過極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勝之也然所承也其不元則随之而已故雖承而不見既元則克勝以 之變也永續随也然不言隨而日承者以下言之則有上奉之東故日水雖謂之承而有防之之義存馬 地理之應字歲氣也方則害永延制二的言抑其遇也制生則化止生化大病四的言有制之常與無制 推而陳之夫自顧明之右止君大冶之十五句言六節所治之位也自相大之下止陰精永之十二句言 矣元則害承延制者其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者敢夫大僕何間已發揮者越不務及其未悉之首请 而自不能不然也故易也者造化之不可常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測莫測故不息也可常則自 愈下强者於强弱者能弱而華前之政日以極矣天地其能位于雖然高也下也弱與強也亦至或使然 問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强者折之弱者濟之益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不如是則高者愈高了者 水位之下土氣永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永之君大之下陰精永之 復行一步全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不氣治之復行一步若大治之相大之下水氣水之 之應六節氣位何如政伯曰顯明之右君大之位也君大之右退行一步相大治之復行一步去氣治之 聞之於後聖人之總殆靡過矣然學者尚不能釋然得不猶有未悉之首也歐謹接內經帝曰顧聞地理

氣也固亦有元而自制者的元而不能自制則湯液鍼石導引之法以為之助若天地之氣其元而自制 為自無而有化為自有而無或以二生化為一意或以大病為喻造化之機包此數者皆非也且夫人之 者言謂萬物也以變極而灾甚故日大病上生化以造化之用言下生化以萬物言以人論之制則生化 威衰者言六氣分布主治法為威衰昭然可見故口外列害則敗亂生化大病者言既亢為害而無所制 者言有所制則公氣不至於元而為平平則萬物生生而變化無躬矣化為生之盛故生先於化也外列 通逐併遺四句而用取殊不知上二句止言元而害害而制耳此四句乃害與制之外之餘意也故或遺 住而不然故求之於人則五臟更相平也一臟不平所不勝平之五臟更相平非不元而防之乎一臟不 能以無制馬耳夫前後二高所王雖有歲氣運氣之殊然元則害承迺制之道蓋無住而不然也惟其無 憲事王發而顯縣之類其水發土發者元也其雷雪顯縣者制也若然者益造化之常不能以無元亦不 正氣耗散八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九寂率不能遂其運用之常也或以害為自害或以永為承襲或以生 猶元氣周流滋禁一身八五臟之腑四肢百骸九數皆藉馬以為動靜云為之王生化大病猶如氣心補 之則無以見經首之周悉安制則生化正與下文害則敗亂相對辭理俱順不勞曲說而自通制則生化 或有元即起而克勝之矣餘職皆然制生則化當作制則生化益傳寫之誤而釋之讀之者不覺求之不 則敗壞事亂之政行矣敗壞事亂之政行則其變極矣其实甚矣萬物其有不病者乎生化指所生所化 者固復於平元而不制者其數助哉雖然造化之道的變至於極則亦然必自反而復其常矣學者能 所不勝平之非既元而克勝之乎始以大心而言其不元則腎水雖心大之所畏亦不過防之而已

要者他人成之盖得於所聞之滿耳 冬之令也大受水制寒克其熱也變而為土風土斯得其權也斯言也推之愈詳而違經愈凌矣或曰心 為濕此其權也又如大為母土為子當長夏之時暗令猶在即大元也大既元極則限令不至矣限者 春旺之時冬今猶在即水亢也水亢極則木今不至安木者繼久而承水也水既元則害其所永安所以 之太僕河間而恭之此論則造化樞紐之詳亦庶矣子然張戴人治法心要則曰假令水為母木為子當 夏而承大也大既元則害其所承矣所以無無權也濕無權則無以制水水既旺則大乃受制也水者嚴 本無權也不無權則無以制土土既旺則水乃受制也上者繼長身之今也水受土制熱克其寒也變而

四氣听傷論

級冬傷於寒春之病温陰陽應家論扁日春傷於風見生殖世夏傷於者秋心疾瘧秋傷於濕冬生飲 春適旺風雖入之不能即發至見肝衰然後始動風层未疾則當發於四肢見以陽氣外風風不能外發 内攻於臟腑則放逆外散於筋脉則養弱也城謂逆氣也冬寒且最春陽氣發寒不為釋陽佛子中寒佛 冬傷於寒春公病温王啟至註云風中於表則內應於肝肝氣乘脾故洞泄或強泄夏者已甚秋熱復收 秦問生我通天論隔目者傷於風如氣留連刀為洞泄夏傷於暑秋為疾虐秋傷於濕上逆而放於為人 相持故為温病傷寒論引素問後為八句成無已註云當春之時風氣大行春傷於風風氣通於肝肝 雨熱相攻則為感煙衣濕既勝冬水復旺水濕相得肺氣又衰故乘肺而為放嗽其發為蹇殿者蓋濕氣

故攻内而為預泄當秋之時濕氣大行秋傷於濕濕則干於肺肺以秋適旺濕雖入之不能即發至冬肺

令不及所勝妄行故大得以夫上而克金心大既刑於肺故肺氣逐而為放所不勝者悔之木氣上行與 火同德動而不息者也所生者受病故腎水虧也長夏己亢三焦之氣威也命門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腎 在風上之分故為寒熱肺金不足西斯寒熱此皆往水未定之氣也故為疾症不發於夏而發於秋者以 於夏者以木絕於夏而土旺於夏濕本有下行之體故也不病於春者以春時風雖有傷木質當權故也 展熟在曹之分方得其權故也我者清肅之氣收斂下行之體也為展所傷是長見之氣不與秋令也我 過少陽旺也所生者受病則所金不足所不勝者海之故水得以乘上之分土者坤也坤在申之分中為 看李夏也李夏者殿土也君大持權不與之子暑濕之令不行也濕令不行則土虧矣所勝安行本氣太 矣木氣既虚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勝者侮之是以土乘木之分變而為強地也所以病於 行三冬之今也以是知水大過矣水既太過金庸於嚴是所勝者來之而妄行也所勝者來之則不虚明 補陽而為温病王海藏日木在時為春在人為,肝在天為風當春之時發為温令及為寒折是三春之日 暑我大行夏傷於暑夏以陰為王内暑難入之勢未能動及我陰出而陽為内主然後暑動神陰而為废 衰然後濕始動也而法腹疾則當發為下利久以陽氣內固濕氣不能下行故上逆而為敬敢當夏之時 虚當又之時寒氣大行不傷於寒久以陽為主内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為内主然後寒動 大水入於王則水大相干水大相干則陰陽交争故為寒熱東木氣終見三便是少陽相大合也少陽 一行與脾土濕熱相合為疾因数而動於脾之濕是以飲嗽有聲有從不發於秋而發於冬者以其六 極肅殺始得其氣故也冬傷於寒者是冬行春令也當寒而温火勝而水虧矣水既已虧則所勝去

世食世者乃遇時而發之中之一病耳因同洪領世之病生以形診推之則知其為春傷風感蓋不散工 恩風發軟頭疼自汗放嗽喘促等病其過時與久而發則為邁風熱中寒中偏枯五臟之風等病是則同門 日必為此病也且夫傷於四氣有當時發病者有過時發病者有久而後發病者有過時之久自消散而 時形診路著刀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為傷風傷暑傷濕傷寒耳非是初受傷之時能預定其今 請逐事在易而求諸難此之謂數但又輕輕乎易說去則經首自明而無牙髮之謂矣何以言之夫國者 不成病者何哉益由犯氣之傳變聚散不常及正氣之虚實不等故也且以傷風言之其當時而發則為 原之理則於此四傷不勞餘力自迎水而解矣夫洞泄也疾煙也放與屢厥也温病也皆是因其發動之 乎及其既發病然後可以診候始知其客於某經絡某臟腑某部分成某病耳註釋者前候因病始知病 展寒者天地之四風也其傷於人人豈能於未發病之前預知其客於何經絡何職腑何部分而成何病 文也或謂春傷於風是人為風所傷非也若是則止當頭痛惡風自汗何以言夏為預世哉令言春傷于 其所承之子也若說秋字傷濕字其文與上三的相通其理與法不得相通矣大抵理與法通不必拘於 風即是時傷令也明矣思按此四傷諸家註釋皆不得經旨者益由惟求太過故也孟子日道在過而永 傷于寒醉理皆順時字傷今字也獨我傷于濕說作今字傷時字讀者不可疑也此四說皆母所元而害 陽氣泄于外骨水虧于内當春之月時強不長無以磁生化之原故為温病耳夫春傷于風夏傷子喜夏 病於看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才得其權大寒之今復行於春腠理開泄少陰不藏房室勞傷辛苦之 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水不足也所不勝者悔之大大遇也大土合德濕熱相助故為温病不病于冬而 病也雖然本長見之人是侵遇於秋月級使即發亦近於遇時而發者矣此當只以秋發病為論風從 但既與風暑寒三者並言則此豈得獨為即發者乎然經無明文終亦不敢比同後篇便斷然以為冬發 夫秋傷濕其今行於時之義上文已論之矣前為所謂上逆而致發為痿厥不言過時似是當時即發者 即發而至春其身中之陽雖始為寒和所鬱不得順其漸升之性然亦必欲應時而出故發為温病也若 劇馬暑者夏之今也夏感之偶不即發而至秋又傷于風與寒故病疾症也寒者冬之今也冬感之偶不 時而該於夏也且夏大司權母能做子何故不發于土痕極之時而反發于土受海之時乎其說不通難於夏為本東和動稱謂風既通肝則正當本旺之時本極城土極東英理宜來旺而即發于毒不宜反調常子故水穀不及分別而併起下以泄出也其為發泄亦類此義就者謂春傷風為內通肝同泄愈泄為 目 異夫春之風夏之者冬之寒皆是本時之今也濕乃長夏之今何於秋言之益春夏冬每一時各有三月 者人亦能知子世有大妻脉法雖或預知死亡之期然亦是因於之昭者而始能知具夏傷暑為疾症至 致此 各有所主不可混言主水以為人篇恭入泰朋之中本非素問元文也余今所推之表乃是素問本旨當五運大氣之篇所叙煙之為病甚多何哉余曰運氣之篇與泰問語為自是兩書作乎二人之手其立意於我而行故曰我傷於濕其平氣則又不傷人此經所以干傷人止言風者濕寒而不言燥也或問余日於我而行故曰我傷於濕、我今為燥然秋之三月前近于長夏其不及則為濕所勝其太過則同于大化 故其令亦各就其本時而行也若長夏則皆既於六月之一月耳秋雖亦有三月然長夏之濕今每侵四 以為同泄者風盖天地浩蕩之氣飛楊鼓舞神速不恒人身有此勝胃之職其能從容傳化以别而但 傷寒為温病意亦賴此但我傷濕上逆為奴嗽為蹇厥其因病知原則與三者同其令行於時則與三者 也的洞泄強泄之病本生熟能知其已傷風於前將發病於後即假如過時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 一請陳四風所傷所病之表夫風者春之今也春感之偶不即發而至夏和既不散則公為灰其所

陽與夏回氣果故外出則當隨其散越之勢而出安有不能之理乎且風善行數變其高病非一豈獨能 免泥於公字及未得經首然却不至大速也若成無已之說則似大速矣然猶未至于甚也至王海藏 腸胃之外復秋感風故疾作且觀素問於論可見其與夏陰王内秋陽内多者動補陰何相干哉及傷寒 為四肢之疾于所謂南溫腹疾之義其不通亦如此至若夏傷暑秋為族虐者盖因暑疾献于皮膚之内 論則推求過極故異於人殊不知反穿鑿綴緝乖悼經古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儒所謂如大軍游騎出 皆當實人也新沐中風則為首風如此之類豈一一皆然故讀者當活法勿拘執也夫王改立之註雖未 若可通矣經日本發無時倘風不傷於春而傷於他時不遇夏之陽氣外或將外發学將內攻乎沒風暴 之或言公或不言公者盖不可服為一定故也傷寒而即病者反置而不論若此者可不謂之栗不敢其 於病温核處等間以必言之逐視為一定不易之解而日此必然之道暖乎果可必即果不可必即素問 受故于肺為我謂之上逆夫肺為諸氣之王今既有病則氣不外運又濕滞經絡故四肢痿弱無力而或 春為温病者盖因其毒中人肌膚陽受所鬱至春天地之陽氣發其人身受鬱之陽亦不能不出故病 則當發為下利務謂則當二字次然之解也看傷風遇夏之陽氣外風而不能外發故攻內為預泄此或 乎經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論而却不可以為一定不易者如日熱殿因醉飽入房而得熱中消中 惡寒而或受傷故濕氣得以乘虛上侵於肺發為放嗽也觀者以此意求之經首其或者子或者見素問 速而無所歸矣姑娘成無已王海藏之說辨其其者二二夫無已謂風溫未疾則當發於四肢雨溫腹疾 殿冷也後篇所謂冬生放敢既言過時則與前篇之義順不同矣夫感氣久客不散至冬而寒氣大行肺

寒等語其時傷令欺令傷時歇吾固知其不能不伍於此也且暑為夏令孰不知之今以暑為季夏為濕 巴自知其不得解妄但未知觀者以為何如 呼予非好斤前人 經數抑未達職又如以制物者為所勝受制者為所不勝與經所謂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及 經所謂相火之下水氣水之水位之下土氣水之之類皆是勝己者為水今以元為母水為于将水勝於 由大寒復行於春而後成也經日元則害承乃制其義謂已元極則勝已者來制如大元極則水平制之 上得不怪哉夫冬果行春令人若感此則成冬温病矣安得高春温病乎其謂大寒之令復行於春温病 表未常有時傷人人。傷時之意也若如海藏所言則虐論所謂見傷於書於傷於風與光傷於風後傷於 所承之子呼何支離破碎徒曹解如此子夫經中所言傷風傷暑之類甚多皆是以人受風暑等所傷点 商大寒之今復行於春陽氣外泄腎水內虧者病又謂温病為濕熱相助而成又謂四時傷皆毋亢而害 不與子而者操令不行於致傷濕謂秋為濕所傷是長夏之氣不與秋令於冬傷寒謂冬行春令大勝水 作也不惡寒者則亦不為再感而後發也故仲景口太陽病不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過病,難傷寒治中也轉抵和謂冬時感寒鬱陽至春時再有感而後發全謂此止可論温病之有恩寒者耳其則傷寒治 傳之所其所勝死於其所不勝之首全及美余如因時傷尽多傷時之說委曲行說者固不暇患辨也鳴 不作設使大寒之令不復行於看其温病當作者逐不作子况今之看為温病者比此皆是未當見其公 秋傷濕為今傷時故於春傷風謂春行久今而温為寒析於夏傷暑望者者李夏季夏者混上君火持權 可見其與太陽王内春陰內王寒動補陽何相干哉刀若海藏則又以春傷風夏傷暑又傷寒為時傷 人之非盖為其有害大義晦蝕經百以誤後人故不敢諛順而嘿嘿耳然而悟逾之罪固

如

張仲景傷寒立法考

讀仲景之重是里水其所以立法之意的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則知其書足以為萬世法而後人莫能加莫 之士有形平著述之間其碌碌者當越超猶預之餘得不靡然從分爭先快觀而超簡略之地平夫其法 其法其方果可委發大半哉雖然言立垂訓之士猶不免失於此彼碌碌者固無足前矣夫惟立言垂訓 後人以歸咎於仲景之法而委發其大半也好使仲景之法果貼禍於後人傷寒論不作可也使仲景之 能外英的不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則疑信相雜未免通此而碍彼也嗚呼自伊景以來發明其書者不可 也不也付景事為即病之傷寒設不兼為不即病之温暑設也後人能如仲景之書本為即病者設不為 其方養膝太平而不知返日惟簡便是超此民生之所以無籍而仲景之心之所以不能别白矣嗚呼 爾并恐怕益失人恐越人矣夫中景法之祖也後人雖移易無窮然莫能越其矩度由能真越而觀之則 法果不贴禍於後人傷寒論其可一日缺乎後人刀不歸咎於已見之未至而歸咎於立法之大皆可謂 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傷寒而為稱由其類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稱而混其治宜子贻獨 病者過時而發於春夏也即病謂之傷寒不即病謂之過與者夫傷寒過者其賴雖殊其所受之原則不 而余未之見歎余雖不敏惜請陳之大傷於寒有即病者馬有不即病者馬即病者發於所感之時不即 不即為者設則尚恨其法散落所存不多而其能學夫祖工妄治之萬變果可懂煩而或發之乎是知妄 以數計然其所以立法之意意未聞有表章而示人者宣本之而不得之數將相循習而不求數都有之 殷大半而不覺其非者由乎不能得其所以立法之意故也今人雖以治傷寒法治温者亦不過惜用且

然未嘗求其所以為寒之故能求其故則知過者本無寒遊矣效之仲景書雖有陰事之名然其所叙之 證若非內傷冷物則不正暴寒所中或過服寒樂所變或內外俱傷於寒之病也且祇和但日寒而當温 祇和未悟仲景立法本首而文道當温暑病作之際其為感也固宜以余觀之其的隔滿悶喝逆氣塞等 證刀是太時即病之傷寒故有此證今故以仲景所叙三陰寒證求對於春夏温暑之病不亦恪乎雖然 同然未悟仲景書本為即病之傷寒設也且其者微音一書又統八温暑作傷寒云論而即病之傷寒之 治而成變證則惟太陽為多級使三陰遊亦或有寒樂設治而變寒者然豈應如是之歌乎夫惟後人 仲景書通為傷寒温暑該逐致諸温劑皆疑馬而不敢用韓於和雖學種枝湯之難用但謂今昔之世不 此者皆非也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脉平脉與可汗可下等諸属而已其六經病篇必非叔和所能替解也 但旅陰經中下利嘔城諸條却是成和因其有歌逆而附逐併無歌逆而同期者亦附之耳至若以藥器 小言及此已是捨本旬末不能全題仲景藩離又以夏至前胸膈滿悶嘔逆氣寒腸鳴腹痛牙體拍急手 言之不妄或者乃謂三陰寒證本是雅病為王叔和增入其中又或謂其證之寒盖由寒樂設治而致若 冶温暑逐調其法通為傷寒温暑設叶此非藏流而昧原者數药不余信請以證之夫仲景之書三陰經 一逆冷等證視為温暑請仲景與三陰寒證脉理同而證不同逐別立温中法以治夫仲景所叙三陰寒 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有一書假借雖移易無躬然非造字之初意夫仲景立法天下後世之權衡也故 可借馬以為他病用雖然豈特可借以治温暑而已凡雜病之治莫不可惜也今人因傷寒治法可借。 於證任熟證什之人八彼不即病之温暑但一於熟耳何由而為寒哉就三陰寒證而詳味之然後知余

證不遇面目青月扇如被杖咽喉扇而已並不言陰寒極甚之證况其所治之方亦不過升麻甘草高歸 名之本意觀後人所叙陰毒頭仲景所叙陰毒自是兩般豈可混論後人所叙陰垂亦只是內傷冷物或 論註义作明理論其表章名義鐵黑不道可謂善羽異仲景者然即入陰經之寒證又不及朱奉議能識 語併而言之却用附子散正陽散等樂以治竊謂陰寒極甚之證固亦可名為陰事然終非仲景所以立 黄陽之有所主用桂枝麻黄陽之有其時突故其原病式有日夏熱用麻黄桂枝之賴熟藥發表病如寒 書要數萬言於仲景傷寒論多有發明其傷寒即入陰經為寒證者諸家不識而奉議識之但惜其亦不 不正暴寒所中或過服寒雞所變或內外俱傷於寒而成再非天地惡毒寒氣所中者也朱春議作活人 當甲而已並不用大温大熱之樂是如仲景所謂陰要者非陰寒之病乃是越天地惡毒專取入於陰經 者有中風傷寒針治之失而立盖亦不無桂枝麻黄難用之無也既風於此則無由治失仲景立桂枝 為執而為寒也至於劉守真出亦以温暑作傷寒五論而遺即病之傷寒其所處辛凉解散之劑因為味 况即病立法之本首子宜其莫能知也惟其莫知故於三陰諸寒證止隨大群義而已未嘗明其何由不 温子况温病暑病之少陰尤不可温也自奉議此說行而天下後世蒙害者不無矣之夫成無已作傷度 次傳陰經熱證與即入陰經寒證室合為一立說且謂大抵傷寒陽明證宜下少陰證宜温而於所識即 知仲墨專為的病者立法故其書中母母以傷寒温暑混雜議論竟無所别况又視傷寒論為全書逐將 口陰毒自後之論者逐以為陰寒極甚之證稱為陰毒力引付最所叙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數 陰經之見又未免自相悖矣夫陽明證之宜下者因為和熱入胃其少陰證果是傷寒傳經熱和亦可

時也的临天往枝麻黃湯本非治温暑之劑則群疑水洋矣何也大寒之初客於表也附腠理驚陽氣而 藥不然則敢其發前或班出矣礼藏出於此好而和之外云如仲景立麻南湯桂枝湯本不改用於复熟之 病然暑所與温病同但復遇一時而加重於温病耳其不惡寒而渴則無異也看夏雖有恐風惡寒寒等證 熱而遇不惡寒者為温病觀此則知温病不當惡寒而當過其惡寒而不渴者非温病矣仲景雖不言暑 客矣此往枝湯之所由立也其所以不加寒·樂者盖由風寒在表又當天今寒冷之時而無所避故也後 力偶中於萬一衛不可視為常道而守之今人以敗毒散於頭解散百解散之類不問四時中風傷 其桂枝麻黄二湯終難輕用勿泥於發表不遂熱之語也於是用辛原解散府為得宜的不慎而輕用之 不然則或是過暑将發而復感於風寒或因感風寒而動乎久鬱之熱遂發為温暑也仲景曰太陽病發 誤下而生矣若乃春夏有惡風惡寒紅類傷寒之證蓋春夏暴中風寒之新病非冬時受傷過時而發者 用之故除傳經執證之外具直傷陰經與太陽不虧執即傳陰經諸寒證皆有所歸著而不復疑為寒華 法但借其遺供不傳致使後人有多歧之患若知伊景傷寒論專為即病傷寒作則知麻黃桂枝所以官 夫欲加寒藥於麻黃桂枝湯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然故如此耳若仲景為温暑立方公不如此公别有 為執故非辛温之樂不能開腠理以泄其熱此麻黃湯之所由立也至於風和傷表雖及疎腠理而不能 開於和既客表則表之正氣受傷而不能派通故亦發熟也必以辛甘温之樂發其和則如去而腠理自 不知付景立法之意故有感於林黃桂枝之執有犯於看夏之司東而不敢用於是有須如寒樂之論 不能免失在躁斑黄衂血之變而亦無功也雖或者行桂枝麻黃於春夏而効乃是因其辛甘發散之

執者言常而不言變也仲景謂或執或寒而不一者備常與變而弗遺也仲景蓋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 疫脉之變證不治如說豈非以其法乎决不可以傷寒六經病諸才通治也夫素問謂人傷於寒則為病 時行寒疫温處風温等仲景义别有治法令不見者公之也觀其所謂為治不同所謂温處風温温度 之子傷寒何曰久温之養與傷寒大異為治不同又曰寒疫與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且是則温者及 時也隨斯言也其果然耶否即但能明乎他景本為的病者設法則桂枝麻黄自有所用諸温執之刺音 謂其法宜於昔而不宜於今由治亂動靜之殊治靜屬水亂動屬大故其温熱之雜不可用於屬文 景書欲仗馬而不敢以終決欲棄馬則猶以為立法之祖而莫能外甚則待為丈具又甚則東之高閣而 功於古人者雖欲偏發可乎叔和搜探付景舊過一散落者以成書功莫大矣但惜其既以自己之說用 不可思矣者謂仲景法不獨為即病者設則凡時行及寒疫温處風温等病亦通以傷寒六經病諸方治 近代失學不示傷寒温暑要治之端緒但一以寒凉為主而諸温熱之劑悉在所略致使後之學者現仲 有別論兹不再具若概以三陰寒證視為難病而外之得無質於仲景濟人利物之至仁而誤後世子自 非踵較莫之能悟而病者不幸矣若夫仲景於三陰經每用温藥正由病之所必須與用之有其時耳餘 後須要明其當於與偶然能明其當於與偶然則精微之地安有不至者子惟其視為偶然當然所以循 亦及害之矣縱或有効亦是偶然彼冬時傷寒用辛凉發表而或効者亦偶然也凡用藥治病其既致之 於春夏亦止可治暴中風寒之證而已其冬時受傷過時而發之温病暑病則不宜用也用則非徒無益 一何施之雖非至正之道較之不慎而輕用所首桂枝於春夏以致變者則反庶幾然敗毒散等若用 源回集 怒寒之證者重有風寒新中雨表家亦受傷故也若無新中之風寒則無惡風惡寒之證故仲景曰太理 馬其與傷寒無相關者皆例去如此庶幾法度統一而王石有分王各不削矣然有土寒暇姑叙此。 時佛教自內而達於外數其腠理無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劑不足以解之此仲景柱校麻 理故非辛甘温之劑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湯之所以必用也温病就病後發於天今暄熟之 之信也且如傷寒此以病因而為病名者也温病熱病此以天時與病形而高病名者也由三者皆起於 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言者俱當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日不誤於人吾未 調其功遇相等权和其亦未免於後人之議就全書欲編新其書以傷寒何居而而六經病次之相類病 已說明書其名則不致思於後人而果仲景至音漢儒收拾後編斷開於秦大之餘加以傳註後之議者 於仲景所言之中又以雜脉雜病紛紅車載於卷首故使王石不分王客相亂者先備仲景之言而次附 听以可用也夫即病之傷寒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風寒在表而表黑受傷故也後發之温病熱病有惡菌 更等湯獨治外者之所以不可用而後人所處水解散大黃湯干至湯防風通聖散之類乘治內外者之 京·霜降後春分前然不即發鬱氣而發於春夏者也傷寒即發於天今寒冷之時而寒 和在表閉其膝 不或者通以傷寒稍之夫通稱傷寒者原其因之同耳至於用藥則不可一何而施也何也夫傷寒盖 傷寒温病熱病說 之差後病又次之診察治法治禁治認病解未解等又次之其雜脉雜病遊傷寒有所則者米以附

是两学豈可同治呼此襲之來非一日矣思攻了書並無杖較之論母母雷同良可属哉雖然傷寒凝忽 執病與我外之傷寒一類視之而無所别夫我冬之傷寒真傷寒的春夏之傷寒寒疫也與温病我病自 治裏就為王而解表兼之亦有治裏而表自解者余母見世人治温熱病雖設攻其事不無大害該發度 甚浮且右手及歐於左手者誠由佛教在内故也其或左手威或浮者必有重感之風寒否則非過病教 者乃重感不正之暴寒與內傷過度之冷食也置其本然哉又或者不識脉形但見好便呼為學斷為要 病而求浮擊之脉不不疏乎殊不知緊為寒脉有寒切則見之無寒切則不見也其温病熱病或見脉緊 机整腠理不得外世必復還裏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或者不悟此理刀於春夏温病熱 **病就以及漫之法若果是以寒於熱固不必求異其發表之法斷不可不要也忍傷寒之直傷陰經被** 在表未入於裏故也不可與温病熱病同論大惟世以温病熱病心福傷寒故母執寒字以求浮聚之脉 病自是暴感風寒之病耳八温病熱病若無重感表證雖問見而裏病本多故少有不渴者斯時也法當 而妄治盖脉之歐而有力者母母東茲豈可錯認為緊而斷為寒夫過病熱病之脉多在肌肉之分而不 病後熱而渴不亞漢者為温病温病如此則知熱病亦如此是則不渴而亞案者非温熱病矣然或有不 因新中風寒不見亞風亞寒之證者盖於人表氣本虚熟達於表文重傷表系於不禁風寒非傷風受風 以用温熱之藥若此者因名間實而成人之生名其可不正乎又書方多言四時傷寒故以春夏之温病 衣變不可言此足以明其軟之自內達外矣其間有誤攻裏而致大害者乃春夏暴寒的中之疫證和無 伤寒或寒也但衛虚則受風管虚則受寒耳且温病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衝襲者盖怫執自内達

4

傷寒温熱病之法損益而治之无不可例以仲景即病傷寒藥通治也 名祭其形治法其有不當者乎被時行不正之氣所作及重感臣者和優者則又當對其何時何氣參即 故謂付是發表幾分不可用而攻夷之樂乃可用嗚呼其可用不可用之理果何在故若能辨其因正其 太陽雖傷不及鬱熱即傳陰經為寒證而當過者又與過病熱病大不同其可妄治乎或者知一不知二

豚細欲絕者當歸四逆陽主之大行若大下利而歐冷者四逆湯主之觀仲景此論則傷寒三陰公有軍 附子湯王之少陰病下利白通湯王之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鴻利不止歌逆無脉乾嘔煩者白通 管讀張仲景傷寒論於太陰有曰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温之宜服四逆輩於少陰有 不止及或表熱重寒自利急以四逆温裏利止裏和急解其表也故仲景四逆湯證復有永氣湯下之者 万陽熱之氣非陰寒之所能也雖仲景有四通湯證是治表執裏和誤以寒樂下之太早表執入裏下利 寒熱陰陽異證誤人久矣寒病有矣非污病之謂也寒病止為雅病終莫能為汗病且造化汗液之氣者 證而宜用過熱之劑也及請劉守真之書有日傷寒和熱在表朋病為陽邪熱在表臟病為陰俗妄謂有 嘔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湯王之少陰病脉况者急温之宜四逆湯於厥陰有日手足級寒 加猪膽汁湯王之少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豚微欲絕身及不惡異其人面亦色或腹痛或節 日少陰病得之十二日口中和其背或寒者當矣之附子湯至之少陰病身體痛手及寒骨節痛脉次者 傷寒三陰病或寒或熱辨

由是傷寒汗病經直言熱病而不言寒也經言二陰證者和執在職在裏以職與裏為陰當下執者也表

游洞集

次而傳至陰經者或有大陽不傳陽明少陽而便傳三陰經者或有寒和不從陽經而始直傷陰經者或 傳少陽而或入腑也若夫三陰之病則或寒或熟者何哉盖寒邪之傷人也或有在太陽經鬱熟然後以 林黄發表以逐其寒邪腠理通而鬱熱、泄故汗而愈苟或不熱不解其熱不得外泄則必裹入故傳陽明 道之正夫三陽之病其寒小之在太陽也寒鬱其陽陽不暢而成熱陽雖人身之正氣既輕則為北矣用 之葵一至此乎於是澄心靜處以循冰之一旦劃然若有所悟者然亦未敢必其當否也姑陳之以從有 悉為傳經熱,那而用者以三陰經屬陰故也又其太豫者則曰論中八有異字皆當作執字看嗚呼未流 寒敏則在三陽以成熱妄豈有傳至三陰如反為寒哉成氏能潜心乎此則必悟其所以然妄自仲景作 判达有一居此者由是彼此及覆究話其義而久不能得雖至神疲氣耗不舍置者自謂此是傷寒天綱 問論傷寒熱病有二篇名日熱竟無寒理兼妻問并靈極諸偏運氣造化之理推之則為執病誠非寒也 非之際故或謂今世並無真傷寒病又或以為今人所得之病俱是內傷又昧者至謂傷寒論中諸温極 傷寒論以來靡或遺之而弗宗至於異同之論與而漁者走網木者走山矣宜乎後人不能决於似是而 知傷寒皆是傳經故疑於六經所傳俱為熱證而執無變寒之理逐不敢别白耳以寒為本臟之寒歟安 明者逐因而求之然亦止是隨文而略釋之竟不明言何由為熱何由為寒之故此非其不欲言也盖止 領此義不明則于言萬語智未足以為後學式况成賊民生何有窮極也故意謂成無已之註必有所發 觀守真此論則傷寒無問在表在裏與夫三陽三陰皆一於為軟而決無或寒者矣兩說不同其是非之 得當熱邪傳裏人深之時及獨見寒而不見熱者且所用温熱樂能不助傳經之熱和子以寒為外和之

於外或是虚陽之氣自作外熱之狀母非真熱和所為也觀付景於東寒好熱之證但以過樂治東寒而 樂該下而立况表裏其之證亦何當母有多解其表之文乎夫重集外熱之證乃是寒和入客於內迫陽 寒者其可謂之公無乎殊不知陰經之每見寒證者本由寒却不由陽經直傷於此與夫雖由太陽而始 不治外我則知其所以高治之意妄若東治為解其衣宣不於裏和之後明言之乎且三陰寒病敗是報 不及鬱熱即入於此而致也雖或有因寒樂設下而致者盖亦甚少仲景所用諸温熱之劑何皆母為寒 熱之劑之所以用也以病則寒以時則寒且用之也固宜後人不知此音是以愈求愈遠愈認愈蒙若知 寒。證而後見熟證此三陰之病所以或異或熟也為即三陰經備諸條使轉玩釋以求之理斯出矣夫其 此意則猶危丁解牛動中肯學矣且如寒樂設下而成裏寒者固不為不無矣不因寒樂設下而自為裏 為雅病嗟乎伊是傷寒論專為中而即病之傷寒作不兼為不即病之温暑作故每有三陰之寒證而温 逆湯為寒樂設下表熱東和之證及為表熱東其自利之證而立又謂温東山利急略其表又謂寒病上 而仲景之方每不與温暑對故略乎温熱之剩而例用寒凉由其以傷寒一斷為熱而無寒故謂仲景四 無有常或中於陽或中於陰夫守真者絕類離倫之士也置好為異說以版人故盖由其以温暑為傷寒 或傳經或直傷或即入或先寒後執者何也打氣暴卒本無定情而傳變不常故耳故經日和之中人也 太陽即入少陰則為寒遊其太陽不能無傷削少陰脉證而張見太陽標病其始為寒而然變執則光月 者或有直傷印入而寒便愛執及始寒而然熱者其鬱熱傳陰與變便變執則為热證其直傷陰經及從 有雖從太陽而始不及鬱熱即入少陰而獨見少陰證者或有始白太陽即入少陰而太陽不能以無傷 也惟辛温解散而可愈入裏則為煙采作前執形往言敬語大渴等證於斯時也惟敬寒攻下而可予大 一病何故亦載於傷寒論以悉後人乎其欲陰偏諸條之上又何故母以傷寒二字冠之乎夫內經所叙 說所奪妥或日傷寒之病必從陽經醫熱而傳三陰今子謂直傷陰經即入陰經而為寒遊其何據乎不 天和之傷於人也有淺深馬淺則任表深則入裏居表則閉腠理發佛執見惡寒惡國頭痛等證於斯時 或其者此則直傷陰經即入陰經者也許不能究夫仲景之心但執凡傷於其則為病熱之語以為治其 則知其不始太陽而止自陰經發病之日為始數之矣仲景文日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殿者必發 日愈夫謂之無執及寒則知其非陽經之鬱熱矣謂之發于陰則知其不從陽經傳至此矣謂之六日愈 偏治此則是學者能知三陰固有寒證所為之證則仲景創法之本意可以了然於心目之間而不為他 難經日傷寒傷庭際風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陽感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能嗟乎其傷寒汗下之樞裁乎 **小天人天年者缀布矣** 傷寒未為熱即為殿者岂亦由傳經入深之熱邪而致此子人了世人多有始得病時便見諸寒證而並無 日據夫仲景自仲景日病發熱亞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于陰也發於陽者之日愈後於陰者二 本無寒。證得非知常而不知變歐然世之恪守局不好用温熱劑者乃及能每全千寒證無他其守彼雖 三度病一於為教者三五常也付受所似三陸城東子寒教者三五變也並行而不相悖耳後人謂傷寒 伤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級不嚴者自愈傳寒殿四日熱泛三日復殿五日其病為進夫得 陽虚陰風陽盛陰虚論

4

當汗陰虚當下乃遭犯氣而及指為正氣為言得無晦乎傷寒微音曰此陰陽指脉之尺寸言足脉情天寸 與不及之謂偏風則過差虚則不及矣其可以歐為和子故內經云和氣風則實情氣奪則虚見謂限意 寒却外客非陰風而陽虚乎熱和內城非陽風而陰虚乎汗下一差生死及掌吁是言也謂之傷寒汗下 言乎其曰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又曰脉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文桂枝易條而曰雷雷惡寒 樂也其不言之何數且子以陰風為寒和寒和園宜用麻黄也令及舉桂枝又何數子日何不味中最之 脉短小名陰歐陽虚可汗寸脉實大尺脉短小名陽<u>歐陰虚可下</u>為汗證已具而脉未應必待尺脉力過 傷禁則麻黃榮衛雖殊其為表則一耳仲景此言但以戒汗下之設為王不為榮衛設也舉桂枝則麻黃 析浙亞風麻黃湯條而日惡風天風寒分言則風陽而寒陰風的行於天地嚴嚴凛冽之時其得謂之陽 枝下咽陽風則整水氣入胃陰風以一之語夫桂枝表樂承氣裏樂及則為害是因然矣然麻黄湯亦表 於す而後行下證已具而脉未應必待寸脉力過於尺而後用稿意越人設難以病不以脉其所含也何 病裏和是陽虚陰風也表和裏病是陽風陰虚也聽意陰陽之在人均則盗偏則病無過不及之謂均遇 在其中矣所謂陽歐即應者是言表遊已般而裏燈既全可攻而不可汗所謂陰風以工者是言表證 子是則風寒常相因目故桂枝杯黄皆過劑也以温劑本治足以見風寒之俱為陰邪矣但傷衛則桂枝 及以脉不以病子且脉固以倭病也倘汗下之證已急不可稍緩待脈應而未應欲不待則感於心欲待 极機其不然數惜子程者等求歐義滋隱外臺社要曰此陰陽指身之表裏言病者為虚不病者為感 則處其變二者之間將從病歐將從脈歐吾不得無疑於此也或話予曰仲景傷寒論引此而繼以桂

形而表證獨具可汗而不可攻由是觀之則越人仲景之本言庶子暢然于其中矣

脉法并傷寒例及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頭偏外止以六經病篇中有論有不有論無不 推尋之以有論有不諸條數之則不及其數以有論有才有論無不諸條通數之則過其數除辨脉法是 然不知所在於是詢諸醫流亦不過熟誦此句而已欲其條分復晰以實其數則未遇其人家方及覆而 亦以數為計繼於陰陽仍是後勞復婦之後其大陽上備註曰一十六法太陽中備註曰六十六法太陽 不能决欲以此的視為後人無據之言而不從則疑其或有所據而或出他景故和而弗敢發致尊信而 俗數之則亦遇其數至以六經病產濕悶霍亂陰陽易差後等復為有論有才諸條數之則又太少妄皆 諸條數之則亦不及其數以六經病為及產濕喝霍亂陰陽易差後勞為為中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 余自童時君間此言以為傷寒治法如是之詳且備也及孜之成無已註本則所謂三百九十七法者注 陰扁註曰六法不可發行扁註曰一法可發行偏註曰四十一法發汗後偏註曰二十五法可止偏註曰 下篇註曰三十九法陽明篇註曰四十四法少陽偏不言法太陰原備註曰三法少陰隔註曰二十三法級 遊外合三百九十大法余於是就其十孝二十二時而求之其六經扇霍亂福陰陽易差後勞復傷中有 公從之則又多了求合而莫之逐宋林德等校正傷寒論是序見女校定張仲景傷寒論十奏紀二十篇 二法不可下流行註曰四法可下流在臣四十四法汗吐下後為註曰四十八法以其所註之數通計之得 不治諸條以數為計又重載於及是偏之前又謂疾病至急倉子難尋復重使諸可與不可不治分為公偏 傷寒三百九十大法辨

若此者非行本無也必有之而脱之耳雖然為的括者限在調及但知权和之重取而莫知其所以重載 之意也夫叔和既撰次於榜果之餘復重載各篇才治并路可與不可方治者非他不過應人感於紛亂 陽少陰證為後衛的有外其陽明衛無目逐少陽衛言胸肠滿而不言痛大陰衛無疑乾級陰衛無囊網 少易子全由是好去其說但即論之本文寢食與俱以袖鐸之一旦豁然始悟其所計之數於理不通而 幾證以謂傷寒治法略無餘為矣殊不知其間有論無不者其多至若則偏引內經所致六經病證除大 則今之所傳者非全事自也明矣後之味者乃不祭此以欲以全事視之為野為括斷之日其然義證其經 非仲景叔和之說矣夫傷寒論仲景之所作此至叔和時已多散落雖叔和搜采成書終不能復其舊然 法而已彼可汗不可汗等諸法再不重叙也近机點傷寒論者何不及其非乃一宗其所致字號而不敢 知其循末能灼然以得其實數而無疑故下文細數中止重致六經霍亂派產喝陰陽易差後勞復諸 昭九法不可行二十六法宜汗四十一法不可吐五法不可下五法可汗五法可吐五法能亦以其說通 欲以此補其所欠則又甚多名不可用元奉定問程德察又作傷寒鈴法其自序曰若能指是編則知 歌經其可汗可吐等為外以傷寒論文多可過可灸可刺可水可大不可刺不可矣不可水不可失諸為 設也併以脱誤四法於三百九十大法之中亦僅得三百九十一法且較之序文之說猶欠六法乃祭子 三百八十七法然少陽篇中小柴胡湯一法其不言者恐脱之也又可吐倫却有五法其止言三法者恐 計之却止得三百一十八法於三百九十七法中尚欠七十八法觀其序文刀如彼考其所計刀如此則 八經傳變三百九十人法在於指掌奏又巨六經二百一十一法霍亂六法陰陽易差後勞復大法室濕

湯止吐膿血也則為證不為法程德濟鈴法則自太陽病止隨證治之為一法自桂枝本為解肌止必吐 少吐膿血也林億所校本則自太陽病止勿今誤也為一法自若酒客止病告子佳為一法自凡服挂技 病不可與桂枝湯得之則嘔以酒客不喜自故也喘家作桂枝湯如厚樸杏子佳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 姑陳一二如太陽府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温鉞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脉證知犯 說以數後人及又不津林價町言也稱書思之縱使三百九十又法之言不出於林億等而出於億之前 數之理子雖程德齊去取與林德順異然亦五十步笑百步耳其不重數發汗後并此汗下後諸法固為 何远隨證治之桂枝本為解則若其人脉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也常須識此勿今該也若個多 然後為法哉且如論證論脉與夫諄諄教戒而使人被之以為望聞問切之准則者其可謂之法子其不 余分於三百九十人法内除去重複者與無了治者止以有方治而不重複者計之得二百三十八 亦不足用此言既出則後之間者之當最其是非以歸於正而乃遵守聽從以為千載不易之定論悲去 計細數止聞三百九十七法之目逐自就論中母而數之故以實其級數然而率不能實故為此含糊之 是矣至於宜汗四十一法却又俱是一法當兩數者與林億所計何以要哉谁原其意似亦不見林億所 可謂之法于雖然大經之外諸條其三家去取不同固不必辨然其於大經之中尤每有悖理而不通者 其方治者止有一十五條為六經篇之所無其餘一百五十三條甘六經篇已數過者安有一法面當兩 故示之以簡便而已林億万弗解其意遂不問重與不重一概通數之以立終目何不劉重載公為之中 以治字易法子而曰二百三十八治如此則庶或可通也若以法言則仲景一書無非法也置獨有方者

者是獨指手足言也既日不温即為冷矣治何妻子仲景所謂諸四逆城者不可下盖以四逆為四肢涌 字加於逆字之上者是通指手足臂腔以上言也其以手足二字加於級逆級冷等之上及無手足二字 表俱是言異冷耳故殿逆二字母母至言未嘗分逆為不温殿為冷也然四肢與手足却有所分其以四 或日殿遊或日殿冷或日殿寒或日手足遊冷或日手足殿遊或日手足殿冷或日手足殿遊冷細詳其 颇有異也吁斯言也所謂強近理而大亂真者樂稿客考之仲景言四逆與級者非一或日四逆或日歌 物而專主四通之疾是知四通非虚寒之證也四通與殿相近而非經日路四通殿者不可下是四通風 或歌或棒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痢下重者四进散王之万用柴胡松實的藥甘草四者皆寒冷之 成無已註傷寒論有云四逆者四肢不温也殿者手及冷也傷寒和在三陽則手足公執傳到太陰手足 益亦其多不可悉學若此者悖理不通二家皆所不免所謂楚固失矣齊亦未為得也苗熟玩論之本文 膿血也為一法又林億本於病肠下素有污連在臍守痛引少腹入陰防者此名臟結死一條則數為 騎其實而濟之嚴然汗出愈一條則不數而太陽刺肝前肺前期門諸條却又數之而弗遺餘如兩條同 法於其餘死不治者則皆不數程德務鈴法於陽明病下血語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明 自温至少陰則和熱漸深故四肢逆而不温及至殿陰則手足殿冷是又甚於逆經日少陰病四逆其人 八較其言則罅漏出矣 一玄雷汗而無才一玄雷汗而有才則取其有方者而略其無方者又如雷取而不取不當取而取者 傷寒四逆歌辨

者死又日少陰病吐利手足殿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陽王之此三條者二為死一為可治雖通由諸證 獨冷則有問爾故仲景日少陰病吐利燥煩四逆者死又日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路脉不至不煩而躁 藥仲景以四通散寒藥治四通一條此陽極似陰之四通也其無四通陽熱藥治四通之條者安知其非 為軟和所為及於明理論謂四逆非虚寒之證矣至於少陰病死證二條下却謂四逆為寒甚若此者得 馬執極而成逆歌者陽極似陰也寒極而成逆級者獨陰無陽也陽極似陰固用寒樂獨陰無陽固用熱 通冷二字釋除字足見逆即於即逆也故字書曰歌者逆也雖然逆厥雖俱為寒冷而却有陰陽之殊 冷殿為手足獨冷而臂與腔以上不冷耳不謂造處有不温與冷之别也故又曰殿者手足逆冷是也以 冷县病為重手足獨冷县病為輕雖婦人小子亦能知之成氏刀謂敬甚於逆何和若能知四逆敬之所 兼見而然然。死者以四逆言可治者以殿冷言則亦可見四遊與手足殿冷之有輕重淺深矣夫四肢通 不自恃其設立是知四逆亦猶敬之有寒有熟固不可謂四逆專為熱和所作也但四肢通冷比之手是 四道為四肢不温殿為手足獨冷何故不名治殿之藥為四殿湯子成氏於四遊散治四通條下謂四逆 本有而失之子且四通陽之名由四肢之冷而立也今以四通陽治手足歐冷豈非通歐之不妻子既以 以異者在於獨指手足言與兼指臂腔以上言則不勞創為不温與冷之曲說而自然貫通矣

嘔吐乾嘔城欬逆辨

書讀成無已傷寒明理論有日極者有聲者也俗謂之城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是以於 個則日食穀欲吸及吐則日飲食入口即吐則吸吐之有輕重可知矣又日城者俗謂之敬逆是也余竊

疑之於是即仲景傷寒論以者其是非以訂其說夫傷寒論曰嘔曰吐曰乾嘔曰戚者至多白飲済者則 謂之乾乾猶空也至於此則是必有物矣其可謂之乾子仲景於過字加一乾字所以别夫嘔為聲物 故仲景於乾嘔則皆平易言之於城則曰太陽中風火却發汗後久則譜語甚者主城又曰陽明中風若 與城皆聲出而無物也東坦但以城該之而無乾嘔之論夫乾嘔與城其的異者果安在哉微甚而已矣 為義将出未出而預有所聞之解也夫將出未出而預學者惟有形之物則然無形之聲則不然也有形 乾嘔則其義之殊别也記不著明也哉且仲是當自言欲過矣又言欲吐矣未當言欲乾嘔欲戚也夫欲之 文加减法中又目過者加生事子設付是東以過為備有聲則不當又立乾嘔之名妄觀其既日嘔又日 嘔之類亦不可以嘔為獨有聲差是少陰病下利用通脉四运湯一條其所叙諸證既有乾嘔之文何下 可治嘔盡膿自愈天謂之嘔盡膿其可以嘔為獨有聲子至於日得湯則嘔得食而嘔飲食嘔食水者必 東出者耳成氏刀八唱為獨有好而同乎乾唱得不有失仲号指辭之本意數仲景曰唱家有耀體者不 聲物東出而名為嘔以物獨出而名為此以聲獨出而名為乾嘔惟其嘔東聲物故無物而聲空鳴者乃 而觀之則乾嘔乃城之微城乃乾嘔之其乾嘔者其聲輕小而短城者且聲重天而長長者雖有微甚之 嘔則徑庭矣竊又思之乾嘔與嚴東垣視為一仲景視為二由為一而觀之固皆聲之獨出者也由為一 二而止也因頻聚而觀之夫過者東垣所謂聲物東出者也吐者東垣所謂出而無聲者也至若乾過 海回集 不尿腹痛加城者不治又巨大吐大下之極虚復極汗出者因得城雖亦間有似乎易言者然此之言乾 一證也今成氏乃以過為有聲與乾嘔混而無别又以成為效逆若此者余未之能從也夫仲景以 七四

論首辨脉平脉法中其六經病篇及汗下可否諸篇皆無所有其所有者職也後人因見大經病篇及汗 較之吐輕於過以吐與乾嘔較之乾嘔輕於吐然三者亦各自有輕重不可定构也但以嘔吐乾嘔與咸 景中又引俗謂之成一句以證嘔夫晚與職盖字異而音素俱同者也以之證嘔亦疏矣雖然以嘔與吐 有形無形設不為輕重設也果如其說則得湯則嘔得食而嘔心中温温欲吐氣逆欲吐之語不出於仲 成無已和於後由是城與敦逆之名義秦矣金匮要略曰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嗽不咸徹心 而較則職之為重必非三者之比矣故太素曰木陳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職夫城雖亦有輕而可治重 發止相續有至數十聲者然而短促不長有若效嗽之效然故曰效逆城逆則言其似欲嘔物以出而無 中愦愦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乾嘔城若手足級者橘皮湯主之城逆者橘皮竹姑湯主之觀此則 下可否諸衛但有城而無效逆逐謂城即效逆而曰效逆者城逆之名吁斯言也孫真人仍於前朱奉議 而不可治者然病至於城則其治也然不易矣且夫效逆俗以吃逆與吃成呼之然效逆二字僅見傷寒 仲景所謂城海但指與乾嘔同類者言何書指於逆言子欢逆城海不同效逆言且於之德發而逐止雖 作故便以逆言之孫真人乃以城流富放逆何和被言傷寒者雖以解於干脉法之放逆與敬逆上氣視 所出但解之圖思長而有力直至家盡而後止非如乾嘔之輕而不甚故日喊逆二者皆由氣之逆上而 物将出子胸膈之間則雖未出而亦可以前知若無形之聲則不能前知其將出公待夫既出而後可 也嘔與吐主有形之物言故可謂之欲乾嘔與城王無形之聲言故不可謂之欲成氏引食穀故嘔飲 口即吐二句而謂嘔吐有輕重其意盖以嘔言欲而為輕吐言而即為重安知言欲不言故者本為

1

成之致通亦不可以城高效而氣逆之致逆也或日吾子以要略所謂城逆非吃过病何後人治吃过者 數此為肺羅效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眼包英丸主之效而上氣喉中水難聲射于母黃湯至之此 為吃点然安知其不為就西氣逆之病子故今不敢定其以為吃点也全遭要略目病就逆寸口脈微而 用楊皮竹拍湯及似乎余日楊皮竹拍湯辛甘之劑也有散有緩有和有補其城逆吃心病雖不同而為 於經即重不勝和入於脫即不識人和入於職古即難言口吐涎沫由是觀之知卒暴僵什不知人 風厚者諸原類風狀全匱要略中無扁日十口脉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處寒虚相搏和在皮膚浮者 而數變又日風之傷人也或為寒熱或為執中或為寒中或為属風或為偏枯或為風也其容暴僵什不 嘗改諸内經則曰風者百病之始也又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為他病無常了又曰風者善行 **加正之氣機整複亂所致則一故用馬而皆愈雖失城逆吃成以一藥同治則可以一體同視則不可** 淨洄集 台諸高却無者处以逐於散落之餘具雖吃成為大經病偏及汗下可否證偏所不言決不可以嚴為吃 日風非三日風影四日風煙解之者日偏枯者半身不隨風非者身無痛四肢不收風懿者在分不知人 和人四肢不舉者並無所論止有偏枯一語而已及觀千金方則引政伯曰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 二條者皆是放西氣逆之病豈可以放逆事為吃点哉今傷寒家本有吃点而論中六經病傷及汗下可 有至暴傷什或偏枯或四肢不舉或不知人或死或不死者世以中風呼之而才書亦以中風治之余 虚給脉空虛賊邪不為或左或右犯氣及緩正氣即急正氣引和內僻不遂即在於絡肌膚不仁即在

李東垣未度脩三子者出所論始與昔人異矣河間日中風靡處者非謂肝木之風質甚而卒中之亦非 東垣主子氣度脩王子濕及以風為虚象而大異於昔人矣吁昔人也三子也果敢是數果熟非數以二 誠有之矣東南氣温而地多沒有風病者非風也皆沒土生疾疾生裁就生風也三子之論可聞王子 而卒倒無所知也多因喜然思悲思立言有所遇極而卒中者由五志遇極皆為就甚故也俗云風者言 當矣惟其以因大因氣因濕之證强因風而合論之所以真偽不分而名質相秦若以因大因氣因濕證 我者多有此疾壯成之時無有也若肥歐則用有之亦是形氣歐杖而如此房情日西北氣寒為風所中 木而总其本也東坦日中風者非外來風物刀本氣病也八人年逾四旬氣表之際或因憂喜於故傷其 切之里宣無所辨乎辨之為風則從昔人以治辨之為大氣濕則從三子以治如此庶乎折理明而用法 内經所謂三陰三陽發病為偏枯棲易四肢不舉亦未嘗公因於風而後能也夫風大氣濕之殊望聞問 因于照者類中風而非中風也三子所論者自是因火因氣因濕而為暴病暴死之證與風何相干哉如 相類中風之病視為中風而立論故使後人於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風者真中風也因于大因于氣 亦有從三子而治愈者矣故不善請且書者往往致亂以予觀之昔人三子之論皆不可優發但三子以 子為是昔人為非則三子未出之前固有從昔人而治愈者矣以昔人為是三子為非則三子已出之後 分出之則真中風病或笑所謂西北有中風東南無中風者其然與否軟 四肢不聚等證固為因風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續命西州續命排風入風等諸湯散治之及近代到河間 一中於風由子將包失宜心火暴甚時水虚表不能制之則陰虚陽實而熱氣佛影心神皆目筋骨不用

0

1

A

所見之證而用之然後合理者夫所謂靜而得之之證雖當者月即非暑病宜分出之勿使後人有似可 不亦甚數夫陰氣非寒氣也盡見月陽氣發散於外而陰氣則在內耳豈空視陰不為寒氣而用温熱之 之證吾思不能解及增内煩妄今之世俗往在不明賴可見月陰氣在內大順散為必用之樂吁其該也 乾蕃皆經大妙熟又肉桂而非桂枝盖温中藥也內有杏仁不過取其能下氣月若以此藥治靜而得之 中暑名子的欲治之則辛温輕楊之刺發散可也夫大順散一方甘草最多彰美杏仁肉桂次之除肉桂 名曰中熱其實一也今乃以動靜所得分之何哉夫中暑熱者固多在勞役之人勞役則虚虚則和入和 令也大行於天地之間人或勞動或飢餓元氣虧乏不足以禦天令元極於是受傷而為病名自中暑亦 陽氣不得伸越大順散主之若行人或農夫於日中勞役得之者名日中熱其病必苦頭庸發躁熱惡熱 者名曰中暑其病必頭痛亞異身形物急肢節疼痛而順心肌膚火熱無汗為房室之於異所遏使周身 外其三物皆妙者原其初意本為冒暑伏熱引飲過多脾胃受濕嘔吐水穀不分臟腑不調所立故甘草 可以中暑名之其所以煩心與飢膚大熱者非暑却也身中陽氣受陰寒所遏而作也既非暑和其可 入則病不虚則天今雖元亦無由以傷之彼避暑於深堂大厦得頭及惡寒等證者盖亦傷寒之類耳下 們之肌膚大熱之大渴引飲汗大泄無氣以動乃為天熱外傷肺氣養不白虎湯王之竊謂善熱者夏 潔古云靜而得之為中暑動而得之為中熱中暑者陰證中熟者陽證東垣云避暑熱於深堂大厦得之 了陰果為其何以夏則飲水乎其為不白成為雖宜用然亦宣可為視通行之樂之於之治者諸方府

而異之惠

治之非惟臟腑智孰變及見化於其病而有者弗去無者弗至矣故取之陰所以盖野水之不足而使其 其免者固于百之一二而精熱沉寒亦恐未至於數見也然而數見者得非祖工不知求傷之道不能防 萬語之間始檀和壁之在璞也其班久湮宣過馬者石之而弗擊子乐僧得而推行之夫倫寒偏軟之后 求其獨也獨也者其極要之所存乎斯旨也王太僕知之故曰益火之原以消陰衛此水之王以制陽多 愈被的非大聖慈仁明垂極要生也就從而全之經曰謂寒之而熱者取之陰執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 熱而從之從之不愈則技躬矣由是苦寒頻嚴而弗得又以次寒言之始而温和次而熱取熱取不愈引 為之而不難設執精而寒次良工猶弗能以為計况其下子奈之何俗尚額家格持万藥愈投於甚迷不 也熱之而寒者徒知以熱治寒而不知寒之不衰者由子真天之不足也不知真水大不足以以寒熱能 微杜斯逐致落曼難圖以成之與夫寒之而執者徒知以寒治熱而不知熱之不衰者由乎真水之不是 之夫惟構之不能以皆善也故偏寒偏熱之病始莫洪於亚古之餘矣雖然寒也熱也的求至於甚祖 又日取心者不公野以熱取皆者不公野以寒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强野之陰熱之猶可吁混乎于言 因寒而從之從之不愈則技窮妄由是辛熱此年而弗止嗟夫苦寒益深而精熱彌爛辛熱大過而苦寒 之反豈知端本澄源中含至理執其樞要眾妙俱呈且以積載言之始而原和次而寒取寒取不愈則因 之所籍以生者氣也氣者何陰陽是也夫陰與陽可以和而平可以非而否善攝與否言的於是文子成 請熱次寒論

是也非謂大為心而原為肝水為財而王為肺也寒亦益心熱亦強弱此大僕等至於規能軍絕之外 野也求其傷者言水大不足而求之於心財也大之原者陽氣之根即心是也水之主者陰氣之根即皆 制夫心大之有餘取之陽所以盖心大之不足而使其勝夫財水之有餘也其指水大也獨猶王也問心 難經と十五篇日經言東方實西方虚寫南不補北方何謂也失金木水大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 而非迁士曲生之可以改及矣彼迁士曲生不明真水火於寒氣之病有公制以勝之道但謂雄未勝病 久遠期之是以恪守方樂愈投戲或平至領域而莫之悟喉呼悲天余見積熱沈寒之治每蹈於覆轍也 因表而出之以勤 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者肺也則知肺虚寫南方大補北方水南万大大者未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本之母 全也未欲實金當平之大敬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全故實大當平之水於實土當平之東方者 足以為萬世法後人紛紛之論其可憑子夫實則為之庭則補之此常道也實則為其子虚則補其母亦 註解則被其說橫吾胸中自家竟無折意矣余平生佩服此訓听益甚多且如難經此偏甚言周備終正 謂也余無讀至此未嘗不敢夫越人之得經首也而悼夫後人之失經首也先哲有言凡讀書不可先看 也水勝大子能今母實母能令子虚故為大補水欲令金不得子木也經曰不能治具虚何問其餘此之 時回集 註解且將經文反復而詳味之待自家有新意却以註解來校成子經意的然而不為他說所敬若先看 常道也人皆知之今肝實肺虚乃不為肝而為心此則人亦知之至於不補肺補與而補腎此則人不能 商者を補北る論

常情不同矣故曰水者未之母也子能令母實一句言病因也母能令子虚一句言治法其意蓋百大為 省平矣越人則不然其子能令毋順子謂火毋謂本固與常情無異其毋能令子虚毋謂水子謂木則與 脾土虚致肺至亦虚此母能令子虚也心大實固由自旺脾土虚刀由肝木制之法富瀉心補脾則肝肺 知惟越人知之耳夫子能令毋實毋能令子虚以常情觀之則曰心大寶致肝不亦實此子能令毋實也 木之子子助其母使之過分而為病矣分將何以處之惟有補水瀉火之治而已夫補水者何謂也益水 為木之母若補水之虚使力可勝大大勢退而木勢亦退此則母能虚子之義所謂不治之治也與極氣 不補脚乎夫五行之道其所畏者畏所克耳今大大旺水大虧火何畏乎惟其無畏何愈旺而其能制药 非海水以水勝之就能勝也水勝大三字此越人寓意處當細觀之勿輕忽也雖為大楠水並言然其要 致虚此虚謂抑其過而欲虚之也一若曰不然則母能今子虚一句將歸之於脾肺子既歸於脾肺今何奪則虚之虚不同彼虚謂耗其真而若曰不然則母能今子虚一句將歸之於脾肺乎既歸於脾肺今何 用補水經必不言補北方越人必不言補水矣雖然水不虚而大獨暴旺者固不必補水亦可也若先因 安能絕其根哉雖苦寒之樂通為扶陽柳陰不過滅火和而已終非腎臟本樂不能以滋養北方之直陰 水虚而致火旺者不補水可予水虚火旺而不補水則樂至而暫息樂遇而復作將積年累月無有窮戶 實之二因也肺之虚也其因亦有二心克肺肺虚之一因也脾受肝克而不能生肺肺虚之二因也分補 也被放真陰搖地黃黃雜之屬不可也且大肝之實也其因有一心助肝肝實之一因也肺不能制肝肝 水而為大大退則本氣削又全不受克而制木東才不實矣害我得平又上不受克而生全西方不虚臣 在於補水耳後人乃曰獨寫大而不用補水又曰寫大即是補水得不大違越人與經之意子若果不

醉回集 排影池之水響折之然語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泄之然十三以通為一章當分三節自帝日止大 ·晚因有及覆經文以來其至被內經帝日數之其者治之李何政伯日本數達之大數發之上數奪之人 此說之後靡不宗之然思則未能快然于中馬嘗細觀之似猶有可言且折之一的較之上四句尤為難 也土鬱奪之謂下之今無種礙也全鬱泄之謂參心解表利小便也水鬱折之謂抑之制其衝逆也大僕 冶五鬱之法嘗聞之王大僕矣其釋內經日本鬱達之謂吐之令其條達也大鬱發之謂汗之令其疏散 平之義不勞而目解明兹故弗具也夫越人亞聖也論至於此敢不飲裕但恨說者之數蝕之故辨 治此虚則不須問其他必是無能之人矣故曰不能治其虚何問其餘若夫上文所謂軍不水火土更相 平木正所謂能治其虚不補土不補金乃為火補水使全自平此法之巧而妙者的不能曉此法而不能 人補水者正欲使金得平木也不字當册去不能治其虚何問其餘虚指肺虚五言也源大補水使金得 火克金上不生全金之虚已極尚不能自给水雖欲食之何所食子若如此則全虚不由於大之克上之 安有餘力生不哉若能生不則能勝大矣或又謂補水者欲其不食於母也不食於母則至乳漢妄宣 故間獨為大不補水之論放然而從之殊不知木已旺矣何待生乎况水之虚雖峻補尚不能復其本氣 不生而由於水之食耳豈理也哉縱水不食金金亦未必能復常也金不得平木一的多一不字所以海 土能生金金受火克亦所得不償所失矣此所以不補土而補水也或疑木旺補水思水生木而木愈旺 若以虚則補母言之肺虚則當補門豈知肝勢正歐克土之深雖每日補脾安能敵其正歐之勢哉縱使 五樓流

使入無疑者夫金之克木五行之常道固不待夫物傷而後能也且為物所傷豈有人脏之理者曰吐去 而越之之義耳思不勞引木鬱之說以旧之也失鬱發之發者行之也升舉之也如腠理外閉和熱佛養 其物以伸木氣乃是及為木鬱而施治非為食傷而死治矣夫食寒胸中而用吐正內經所謂其馬者因 脾胃圖氣下流而少陽清氣不升數則益胃升陽可矣不必吐也雖然未群皆固有吐之之理今以生子能 則解表取汗以散之又如龍大鹳甚干为非苦寒降沉之劑可治則用汁浮之藥佐以甘温順其性而從 該達字則是八木鬱皆當用吐矣其可子哉至於東垣所謂食蹇師分為金與土旺于土而克木又不能 肝木生發之私代於地下非未熟而何吐去上焦陰土之物木得舒畅則鬱結去矢此木鬱達之也稱意 為木鬱達之東垣謂食塞的中食為坤土胸為金位金王殺伐與坤上俱在于上而旺于金天能克木故 風之人而清氣在下為預世則以輕楊之劑舉而散之凡此之類皆達之之法也王氏謂此之令且條達 王氏以吐訓達此不能使人無疑者以為肺至風而抑制肝木敢則病肺氣學肝氣可矣不必吐也以為 惟五運之變能使然哉鬱既非五運之變可拘則達之發之奪之泄之折之之法固可獨馬而死之矣可 横而充其應變不窮之理也做姑陳于左木鬱達之達者通畅之也如肝性急怒氣逆脏肠或脹大時上 感折之九句為一節治鬱法之問答也然調其氣一句為一節治鬱之餘法也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 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則用升發之樂加以嚴陰報使而從治之义如久風入中為發泄及不因外 也且凡病之起也多由子對經者帶而不通之義或因所來而為鬱或不因所來而本氣自轉替鬱也豈 泄之三的為一節調氣之餘法也夫五法者經雖為病由五運之鬱所致而立然横而死之則未常不可

雖去正氣豆能處平哉的不平弱正氣便各要其位復其常於治學之餘則猶未足以盡治法之妙故 深雜馬而妄花治之其不順路者察矣且夫五態之病因有法以治之矣然和氣久客正氣心損今抑氣 門察軍府三治備學送用以漸平之王氏所謂抑之制其衛通正欲折挫其沉滥之勢也夫實土者守也 塞夫水之所不勝者土也今主氣衰弱不能制之故反受其偽治當實其脾土省其運化便可以治水而 世水者攻也或三治者廣略而決勝也守也攻也廣略也雖俱為治水之法然不審病者之虚實久近落 不敢犯則渗道達而後愈或病勢既旺非上法所能逐制則用泄水之襲以伐而挫之或去屍陳望開羽 內病便是主影即此二字未當於理今冊去且解表開於滲泄利小便之中是滲泄利小便為二治矣若 二字英晓其意得非以人之皮毛属肺其受物為金藝而解表為他之乎獨謂如此則凡筋病便是未動 凡此之類皆泄之之法也王氏謂涿他解表利小便為金鬱泄之夫滲泄利小便固為泄金數美其解 之類皆奪之之法也全聽泄之世者滲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氣也如肺金為用水上原金受大鄉其今了 也如打執在門用鹹寒之劑以攻去之又如中滿腹脹濕熱內其其人社到實者則攻下之其或数或而 治之使勢窮則止如東垣升陽散大湯是也凡此之類皆發之之法也上鬱奪之等者攻下也利而衰之 日彦泄而利小便也水鬱折之所者制學也伐而挫之也断殺其勢也如腫脹之病水氣溢而夢道以 以珍世為滋肺生水以利小便為直治膀胱則直治膀胱既青不在肺何為金數乎是亦不通故全易之 不行原鬱而冷道閉矣宜兩清金化滋以利之义如肺氣順滿胸恐仰息非利肺氣之劑不足以疏通之 不能明除者則到奪其勢所使之衰又如濕熟為別有非力輕之劑可治者則或攻或到以致其平凡此 九九

精血計由五臟六腑之相養而後成可謂之男精資於脾女與首於心乎經本日男女皆有心脾之病但 耳者如釋者之言則男之精獨資於師而不資於心女之如獨資於心而不資於脾有是理即義男女之 内經日陽東者順勞則張精絕群積於夏使人煎級目首不可以視耳明不可以聽消尚乎若壞都旧沿 腸而及心何哉蓋胃為受納之府大腸為傳化之府食入於胃屬我歸心飲入於胃輸精於脾者以胃之 能納大腸之能化耳腸胃既病則不能受不能化心脾何所資子心脾既無所資則無所運化而生精血 在男子則隱曲之不利在女子則月事之不來再 之而血不流故不月分心脾為男女各受马說竊獨謂不失夫二陽陽明也冒與大陽之脉也勝胃有病 經日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西女子不月釋之者謂男子則脾受之而味不化故少精女子則心受 然自調其我以下盖經之本自故余推其義如此若擴充為應變之用則不全盡效也 心脾受之發心脾猶言延及於心脾也雖然即用為合胃病而及脾理固宜矣大腸與心本非合处人 順其故則喜逆其故則及今逆之以所受故曰所謂禍之王氏八鹹瀉肝酸瀉肝之類為說木盡感首雖 天故陽胃有病心脾受之則男為少精女為不月矣心脾實態言男女不言分說至隱曲不月方可分說 斯服矣所不勝者所畏者也故曰過者析之以其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於物者物之所不欲也 於調其我的語之而其氣猶或因而未服則當益其所不勝以制之如木因者當益全意能制木則木 二陽病論

古的然若無待於解者何話釋之乖遠如此子請重釋之夫陽氣者人身和平之氣也煩勞者凡過於動 乎不可止王氏註曰張筋脉順服也精絕精氣過絕也既傷財氣又獨膀胱故當夏時便人前級斯刀房 若煎泊灰。而氣通上也大太氣通故目首耳閉而無所用此陽極故絕故其精脈神去不可復生若侵以 元極而成大耳陽威則陰長故精絕水不制大故元人藝精之甚又當夏月大旺之時故使人順執之極 之奔散日漬都循限防也旧旧水流而不止也夫充于身者一氣而已本無異類也即其所用所病而言 作好是也張主也明元極也情陰我也時積積積過調佛鬱也不相明之發積者亦取積壓之表也積水 之患也既盲目視又用耳感則去意心神筋骨腸胃清清子者壞汨汨子煩悶而不可止與竊昧夫經其 引而後至也其附子官桂雖非足少陰經本變然附子乃右肾命門之藥况浮中沉無所不至又為通 張仲景八味九用澤鴻冠宗與本草行表云不過接引桂附等歸此将經別無他意而玉海旅殿之思謂 之崩壞而所儲之水存散污流莫能以過之矣夫病至於此是壞之極矣王氏乃因不晓都子之義逐略 之於是子始有異名耳故平則為正元則為邪陽氣則因其和以養人而名之及其過動而張亦即陽氣 陰血者此也若果專為補腎而入腎經則地黃山茱萸白茯苓牡丹皮皆将經之樂固不待夫澤鴻之存 去此字而謂之若壞其可乎故又以此病然為房患以張為筋脉腹脹以汨汨為順問皆非是 諸經引用樂官挂能補下便執大不足是亦右将命門樂也易老亦曰補腎用肉桂然則往附亦不待去 味丸以地黄為君而以餘樂佐之非止為補血之劑蓋東補氣也氣者血之母東垣所謂陽時則能生 八味丸用澤寫論

此非無定性也有於尋求之勢而不得不然也雖然或者又謂八味九以附子為少陰之向道其徒自是 雖曰鹹以為界力為時和非為界之本也故五多散用澤湖者記非為時和子曰徒各亦後腎和即所以 澤寫之接引而後至矣唯乾山樂雖獨入手太陰經然其功亦能强陰且手太陰為足少陰之上原原既 能施矣故當歸從於祭改則能補血從於大黃牽牛則能破血從於桂附果英則執從於大黃之前則果 之强陰益精而壯不聚白茯苓之補陽長陰而益果壮丹皮之為陰火而治神之不足澤海之養五城益 有液流宣無益夫其用地黄為君者大補血虚不足與補引也用諸樂佐之者山藥之强陰益氣山茱萸 然我仲陽六味地黄丸岂有附子子夫八味丸盖兼陰人不足者設一味地黄丸則惟陰虚者用之也 地黄為玉盖取其健脚走下之性以行地黄之濡可致逐耳納意如此則地黄之淵非附于不能及下女 氏何疑其為界面為接引桂附等之說子且澤為固能海界然從於諸補藥財眾之中雖欲為之而为首 楠正早是則八味九之用澤為者非他盖取其減时都養五職益私力起陰氣補處損五劳之功而已發 冷入膀胱以出者也素問則曰飲入于胃海溢情氣上腳於解解氣散情上歸於肺通滴水道下輸膀胱 小腸風受於順門以分别也其水則溶准入於膀胱上口而為使便詳已上三說則以便即以别之水液 而多人膀胱馬玉水白水液自四肠泛别汁冷入膀胱之中胞氣化之而為溺以泄出也楊介云水穀自 或問余日靈樞經日水穀者屬并居自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住滲而俱下濟法别汁精下住 我力起陰氣而補產損五勞桂附之補下住人也由此觀之則余之所謂東補具者非順說也且澤為也 小便原委論

-

A

則小便又似水飲精微之氣上升脾肺運化而後成者也彼此不同将何所憑至余曰憑夫理耳且夫漢 久謂小便統由沙别不由運化盖不明此理故也雖然膀胱固曰津液之府至於受風津液則又有胞而 也既不能上升則宣可謂小便獨為氣化所成者哉惟其不能上升者必有待於能上升者為之失導故 府者果何物即水而已矣水之下流其性即然也故飲入於胃其精氣雖上升其飲之本固不能工升體 之空處逐為弱以出於前陰也素問所謂膀胱津液藏馬者蓋聚膀胱以該胞也若曰胞下無空處則人 居於膀胱也有工口而無下口津液既盛於胞無由自出公因乎氧化而後能漸浸潤於胞外積於胞下 故雖然夷考其言循或有可疑者不敢談按借用條之如曰夫飲食勞倦傷以內執者乃陰人乘其坤主 客觀夫東坦李氏所者內外傷辨有日外傷風寒客和有餘之病當為不當補內傷飲食勞役不足之病 府急時至創安能即出乎夫惟精滿胞下空處而不可再容故急急則至創即出矣或言胞有下口而無 后膀胱之中馬故素問日肥衫執於膀胱靈樞經日膀胱之胞海以属類爲 **与膀胱者胞之室且夫胞之** 當補不當為自此論一出而天下後世始知內外之傷有所別而付景之法不可例用矣其惠也不其大 素問又曰膀胱者津液藏局氣化則能出矣且水者氣之子氣者水之母氣行則水行氣帶則水帶或者 之位故内執以及於胸中也又曰内經有云夢者温之損者温之惟宜温樂以補元氣而為火和内經日 上口或言胞上下皆有口或言胞有上竅而為注泄之路不亦妄數 温能除大熱故治之必温藥乃可且又曰飲者無形之氣傷之則宜發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濕鄙。 内傷餘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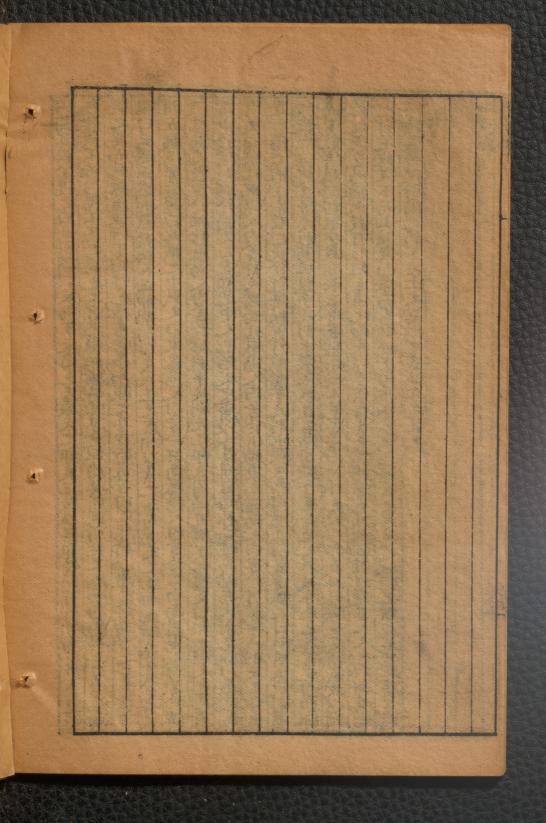
陰分為言或以腎水真陰為言皆非也夫有所勞役者遇動属大也形象表少者此人会是果也數果不威 况水穀之味又少人是故陽愈盛而陰愈衰也此陰虚之陰盖指身中之陰氣與水穀之味耳或以下住 甚多不必美華此所謂陰虚之陰其所指與數者皆不同盖勞動之遇則陽和之氣皆亢極而化為大左 有以氣血言者有以身前身後言者有以職願言者有以升降呼吸之氣言者餘如動靜語默起居之類 中故内執嗟夫此内傷之說之原乎請釋其義如左夫人身之陰陽有以表裏言者有以上下之分言者 少大皆成壮大而門居上住下脫兩者之間故門氣熱熱則上炎故重胎中而為内熱也東垣所謂勞役 升而濁陰降以傳化出入滋樂一身也令胃不能納而數重衰少則清無升而濁無降矣故曰上焦不行 云帝日陰应生内執奈何歧伯日有所勞後形氣衰少數氣不威工焦不行下院不通胃氣熱熱氣重胸 也食者有形之物傷之則宜獨其數其次莫如消導若此者皆不能使人無疑者也謹被素問語經論係 下院不通然非謂絕不行不通也但此之平常無病時則謂之不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則藍姿態則 者劳傷之氣則少食而乳表也上焦不行者清陽不升也下脫不通者濁陰不降也夫胃受水穀故清陽 而東垣每每言之素防止有又節之時中有小心二的而劉守真推其為節門屬大不屬水引山經心為 而乃反不引此却謂陰大乘土位故内熱及胸中此不能無疑者也天陰大二字素問靈極難經未喜言 形體所謂飲食失箭而致熱者此言正與調經論局之首相合固宜引此段經丈於內外傷辯以為之主 君人皆為相大之說以為之證然亦不以陰大名之是則名為陰大者且東垣始數稱意因執之作非皆 區大也但我有悲則成執月雖曰心為,君大君不王令然素問所致諸病之屬執者甚家皆,君太病也曾

當於不足之中分具有餘不足也何也盖飢餓不飲食與飲食大過雖行是失而然之明其有兩者之 海洄集 其可謂之無形之氣子且劳倭傷飲食傷二者雖俱為內傷然不可混而為一難經所謂飲食勞後則得 實者也酒性雖執體同於水今東垣乃謂飲者無形之氣此亦不能無疑者也既待發汗利小便以去之 脾者盖謂脾王飲食而四肢亦属脾故飲食失節勞役四肢皆能傷於脾耳非謂二者同類而無辨也主 土運於天地也則無形質之可與其風於地則有形質交全未上水者有形有質者也大者有形而質不 然然不可視為温京之温的以補之除之抑之舉之散之等語比對而勸馬則其其自甚矣夫金木水大 故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氣雖以樂温養之亦未當不東子問食飲適起居與澄心息處也温字固其二章 勞俸傷飲食傷雖與風寒暑殿有餘之病不同然飲食傷又與勞倦傷不同勞俸傷誠不足也飲食傷大 也與有黑學氣滿味學味滿味學者係陰而滋精氣學者属陽而滋形今以樂之氣學者滋陽不兼形子 故之氣復而大和應也夫宜用温樂以為內傷不足之治則可以為勞者温之之註則不可陰陽應東論 所謂形不足者温之以氣其過字亦是滋養之義非指過樂也夫形不足乃陽虚而不死也氣者樂之氣 不能無疑者也然温樂之補之氣源天和者亦惟氣温而味甘者斯可矣益温能益氣甘能助脾而緩大 元氣而消火加又易損者益之為損者温之又以温能大熱除為內經所云而偏致內經並無此語此亦 所謂去色以温之此温字正與此同或以藥扶助之不養失多東垣乃以温為温凉之温謂宜温樂以補 在大不能為病而直欲統歸之於陰大子至身要大論云势者温之獨者益之夫勞則動之太過而神不 盗矣故温之温也者養也温之者所以調其食飲適其起居澄心則慮從谷以待其直氣之復常也禮記

犯賊風虚和者陽受之官飲不節起居不断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臟兩說正相反 哲之出類者也是敢輕議但恨其白壁微殿而或胎後人差重羞事子里之患故不得不情節具知我者 醫者病者主病者一委之天命皆情然不悟其為妄治之失也嗚呼仁人君子能不痛心也故太東垣生 各或難予日素問為門應東論云天之和領殿則害人五臟水穀之寒執感則害人六腑太陰陽的論云 世人猶住在以苦寒之劑望除帶係傷之執及其不愈而及甚自甚而至危但日病勢已極樂不能勝見 者之罪耳觀乎此則知消導補益推逐之理妄若夫勞養傷則紅子補益因不待議雖東垣工再告戒然 遊無補益然施之於物哲帶氣不甚傷者量不可哉但不宜視為通行之難自且所帶之物非权未入之 木當委之而弗用也故善將兵者攻亦當守亦當不善者則宜攻而守宜守而攻其敗也非安之罪用又 力所能去者亦安可泥於消導而不知變乎故備急丸者,黃丸感應丸瓜蒂散等之推逐者潔古東垣亦 木香松木九之類雖日消海固有補益之意存乎其間其他如木香分氣九事氣松實大大松殼九之類 領補益者亦有既停滞不復自代不須消導但當補益或亦不須補益者潔古权木丸東垣楊皮权木丸 故補益惟其有餘故消導亦有物降氣傷必補益消導兼行者亦有物皆滯西氣不甚傷宜消導禮行不 方盡其理節也者何無不及無太過之中道也夫飢餓不敢食者胃氣空虚此為不足固失節也飲食自 倍而停滯者置承受傷此不足之中兼有餘亦失節也以受傷言則不足以停滯言則有餘矣惟其不足 外傷內傷所受經言異同論

胃又曰東北風傷人內舍於大腸西北風傷人內舍於小腸東南風傷人內舍於胃觀乎此則天之和氣 豈不傷六腑子素問曰飲食自倍勝胃刀傷觀乎此則水穀寒熟固傷六腑矣臺樞又曰形寒寒飲則傷 論日風觸五藏如氣發病入正神明論曰夫八正之虚和以身之虚而達天之虚兩虚相感其氣至哥 也自足故從下而上從淺而深而多傷於皮肉筋脉耳熟謂憑柔全無及於臟腑之理哉至若起居不時 相從而多傷職水穀有形所主傳化物故因其所有而多傷所憑到浸潤其性緩慢其入人也以漸其始 則五臟傷遷樞經日五臟之中風又口東風傷人內舍於肝南風傷人內舍於心西南風傷人內舍於脾 顧聞其解示復之日此所謂似反而不反者也夫感天之和氣犯賊風虚羽外傷有餘之病也感水穀寒 而不能害臟腑抑氣水穀亦未必專害臟腑而不能害皮肉筋脉也但以抑氣無形臟主藏精氣故以類 肺難經日飲食勞凑則傷脾觀乎此則水穀寒執宣不傷五臟子至於地之**經**氣亦未必事害皮肉筋脉 常中於陰則溜於附又日虚和之中人也始從皮膚以入其傳包絡脈而經而輸而伏衝之脈以至於腸 近風傷人內舍於肺北風傷人內舍於肺觀乎此則天之抑氣固傷五臟矣靈樞又曰和之中人也無有 說之異而致疑蓋並行不相悖也請者當合而觀之其音斯盡若曰不然請以諸處所論證之金膚真言 一語盖勞役所傷之病不杀上文異同之表故不之及也 食飲不節內傷不足之病也二者之傷腑臟皆當受之但隨其所從所發之處而為病耳不可以此論

海回集



呼吸フネブート	奏月に文字	海藏當歸九產陰	調胃白木澤瀉散战	清心丸熱	大效牡丹皮散血	八物定志九補	理中湯加減例	易簡家蘇飲效	生地黄黄連汤風	海藏五飲湯	易老門冬飲子	杨芝湯	易簡胃風湯過	易簡否子湯哦	金匮黄耆建中湯	醫壘元戎.
おおれけ	永齊與事	苦練 九	四物六合諸方	火府丹孫	海藏大五補丸	察古天麻丸剛	平胃散加減例	萬病紫苑九	增損理中九階	海藏大已寒光	治勞復養門冬湯	蜜酒	十里聚	大補十全散党	大建中湯	1

TK

•	醫蟲元戎藥目錄畢							The state of the s	The state of the s	十金種子法	易簡言歸湯如	黄耆膏于垣	掌中金戟血	三陽頭痛	蒸病五蒸湯	三佳熟三佳寒	1000年の日本の日本の日本の日本の日本の日本の日本の日本の日本の日本の日本の日本の日本の
a																	
ď			The state of the s	· · · · · · · · · · · · · · · · · · ·	を できる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一 美 教 教 教			播鼻香料馆冷	三奇六种翅法	地骨皮积殼散層	龍腦雞蘇丸此焦	發黃街陳高加波例	活人敗毒散温	後班諸樂 附	
		40.0		Toposia 200	Constitution	Med during											

殿西墨元成 殿堂元九 反更實達液四射祭過血盡乾煩而不得眠此不可下宜與小柴胡湯 為氣實大為血虚小便當亦而難胞中當虚今及小便利而大汗出法應衛家微可與小建中湯 禁緊衛氣冷微嘔心內煩此不可汗宜小柴胡湯 若濡而弱不可發汗宜小柴胡湯 荣氣不足血少故也宜小柴胡湯 若脉濡而緊濡則衛氣弱緊則祭中寒陽微衛中風發熱而惡軍 人發春宜吐夏宜汗秋宜下凡用樂汗及吐下湯刺皆中病即止 發汗已上六透立宜小柴胡湯 當歸四逆湯 若少陽病不可發汗宜小柴胡湯 若咽中閉塞咽喉乾燥亡血如家淋家產家不可 若動氣在左在右在上在下並不可發汗宣崇胡桂枝湯 若少陰病脈細沉數病在裏不可發汗官 若少陽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宜附子湯 若陽己虚尺中弱濇者復不可下之宜小柴胡湯 者不可下諸四逆厥者不可下虚家亦然嚴宜當歸四逆湯 虚者宜附子湯 皆不可吐厥者宜當歸四逆湯 不可吐宜小半夏加橘皮湯温中丸 若咽中有動氣不可下咽中閉塞不可下宜鳥扇湯 若外實 傷寒不可汗不可下不可吐諸證 本虚攻其熱以喊宜小柴胡湯 若脈浮而緊法面身痛宜以汗解假今尺中遇者不可發汗 若下利清穀不可發汗宜理中湯四逆湯之類 若四逆厥及虚智 虚宜附子湯 有熟人宜黄耆人祭建中湯 若少陰膈上寒乾嘔 若脈浮大應發汗宜柴胡花 有熟宜黄耆人参達 若浮而大沒

臺灣心湯 半夏湾心湯 攻之利不止者死宜四逆湯 逆湯下之則死宜四逆加人然湯 若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及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語 义清教腹海宜用蜜煎道法 若傷寒五六日不結門腹濡脈虚復厥者不可下此亡血也宜當歸四 之手是寒散弦遲者此胸中寒實不可下也宜温中湯生薑汁半夏湯 若無陽陰强大便硬者下之 中熱機不欲食食則吐此下之則利不止若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温温欲吐腹痛能吐始得 古子甘草石膏湯 若太陽與少陽合病心下硬頭項強而眩者不可下宜小柴胡湯 脈浮大不可下下之即死宜小陷胸湯 若陽病多者熱下之則硬宜小柴胡湯 若太陽發汗不知 轉屬陽明微汗出不思寒若太陽證不能不可下之下之為逆宜桂枝麻黃湯若太陽病有外路 微則陽氣不足中風汗出而反躁煩濇則無血厥而且寒不可下宜往枝甘草壮碾龍骨湯 若結的 不可下直小半夏加橘皮湯太陰腹痛吐食自利腹痛下之以胸下結硬一般陰病渴氣上衝心心 解不可下下之為逆宜桂枝麻黄湯若病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於於陰而反下之因 必發熱宜調胃水氣湯 若色黃者小便不利也宜去苓散 若陽明病心下硬滿者不可攻之宜本 下也宜用小柴胡湯 若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宜小柴胡湯 若陽明病身面色赤攻之 若下之必煩利不止其為根黃灰黃連湯 若脈海弱浮數不可下宜小柴胡湯 若服浮而紫者不可下而及下之為大逆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若服數不可下宜柴胡桂枝 结胸則有陷胸湯充三 痞則有瀉心湯五 若太陽與陽明令病喘而胸滿不可下宜麻黃 若病欲吐者 若濡药微海

不可汗下吐三法利害非輕前人多列經後大抵醫之失尺在先無樂之錯則變生若汗下不差則永無 金属古者建中湯治虚労東急諸不足宜此方主之 份寒六經所感形發合用汗下吐和解等湯光仲景活人雲岐千保命集載之詳者此不復重錄數書中 七陽生黃畜血結构污氣及下測洞泄肠熱利經急營等證生矣其如此故錄大甚也於前使醫者 婦人諸虚不足小腹急痛肠的順脹 敗風入腹的急切痛加附子七錢半 若紅氣發作當於附子建中湯前時加蜜一匙頭許 若男子 疾之初不犯也 所無者并諸方對證加減令載于後 虚損及產後勞傷虛贏不足腹中污漏吸吸少氣小腹拍急痛引胺背時自汗出不思飲食如當歸 痛骨肉酸疼行動喘之不能飲食或因勞傷過度或因病後不復加黄者一兩半 若婦人 易簡建中加減法 先者六味取三十去浮內勝的今消温服一升日至若唱者如生置 者腹滿者主要如後奏四雨 大陽澄柱枝二十四方麻苗 人血來男子心腹污痛并四肢拍急疼痛甚者加速志半雨 若或吐或為狀如霍亂及胃污濕寒 若肺虚損不足痞氣加半夏五雨 桂枝 生薑山略芍藥於、炙甘草和豚餡汁 大棗衛星 右七味吸咀以水七升 下處滿胸中煩悸面色寒黄唇口乾燥少力身重短氣腰背強 一切血质

易簡右子湯治效嗽不問外感風寒內傷生冷及虚勞咯血痰飲停積悉皆治療 大建中湯治内虚東急少氣手足歌逆少腹擊急或腹滿弦急不能食起即微汗出陰縮或腹中寒痛不 大補十全散 堪势苦唇口古乾精自出或手足作寒作熟而煩苦酸痛不能當立此補中益氣 兩名當歸建中湯產後半月每日三服全人精社 治男子婦人諸虚不足五勞之傷不進飲食久病虚損時發潮熱氣攻骨痛初急疼痛夜夢遺精面色 奏黃脚膝無力喘放中滿脾腎須釣五心煩悶並皆治之 桂心處 药藥 黄耆路三甘草災 當歸 肉桂 子各增一半名小青龍湯 惡心者不可用此 若久年效嗽氣虛鳴生吞仁人然倍加麻黄添药藥如麻黄之數乾量五味 人祭 半夏 茯苓 細平城 乾薑城 甘草災 官桂城 芍藥 參考术後草 巧地柱歸川 三五錢秤用 生薑黃水煎 婦人虚弱用 名美號十全 明每服四錢水一盖半杏仁去皮尖到五枚畫五片煎至六分去潭服 若感冒得之如麻黄等公 右脚冒素實者用聽殺去筋膜碎到以醋淹炒等分加之每服加怎梅一枚前服其效**无**臉嘔逆 右吹咀水五盏煎至三盏去浑分三服 **冷藥** 其早 黃耆 當歸 川芎 人參路一生薑科 附子近 半夏二餐養 人参 白木 熟地

易簡胃風湯治夫人小兒海乘虛入客腸胃水較不化泄瀉注下及腸胃濕毒下如豆汁或下瘀血日 -里漿一名水銷蘆 夜無度 大盖栗米百餘粒同煎之分去滓稍熱服空心小兒量力減之,若加設地黃黃者甘草等分足其 服之 若氣短加人參 若小便不利加收益 若脈弦潘加川芎 若惡寒如官桂 若脈潘加 十味名十補湯 若虚勞嗽加五味子 若有痰加半夏 若發熱加柴胡 若有汗加壮碱 物湯也以其氣血俱養陰陽或弱天得地之成數故名曰十全散 演者等 脏津 當歸 治腹痛如白芍藥 治胃熱濕風如白木 若血彩色菜者陳血也如熟地黄 若血鮮色 虚寒加附子 若寒甚如郭豊皆依本方等分 若骨孫發熱飲食自若者用十補湯如柴胡二兩 紅者新血也加生地黄 若寒然者如柴胡 若肌軟者加地會皮 若脈洪實痛甚者加酒浸太 小建下湯也黃者與此三物即黃者建中湯也人於後今白木甘草四君子湯也川苦於樂當歸四 潔古云防風為上使 黃連為中使 地榆為下使 紫蘇紫 右為歲末每服二大錢水一盖生量三片東二枚煎至七分不拘時候温服桂之藥甘苗 川芎 官桂路半烏梅內 赤茯苓路一 官程 當歸 均藥 右為細末原蜜為其如彈子天衛化一丸 白木於等 右哎咀每服一錢水

-

易老門冬飲子治老弱虛人大渴 海藏五飲湯一智飲心下二群飲駒下三來飲胃中四溢飲膈上五流飲腸問几此五飲酒後傷寒飲入 麥門冬湯治勞復欲死人氣欲絕者用之有效 過多故有此疾 烏梅肉 百樂前 好蜜仁 水一碗 細翹一斤好乾醇和 右先然軍水去花沫今絕冷下鄉醉每日三攬三日熟 麥門冬和甘草之雨梗米計 右門冬去心為細末水二多煎梗米今熟去米的湯一小多半入極 陽明監為根湯三方升麻湯大小青龍等湯 五錢之棗二枚去核新竹葉十五片同煎至一大盈去浑大温服不能服者總滴口中後人 紀不能灌注者宜用此總滴法此方不用石膏以其三焦無大熱也兼自欲死之人陽氣將絕者故 小用石膏若加人多大妙 构化 甘草格三百藥煎雨白芷科 白檀红 右為細末湯點 烏梅肉 紫蘇葉 人參 白茯苓 甘草路二五味子 泰門冬牡配各 右為粗末生薑水煎 甘草 麥門冬 右各等分為細末煉蜜花會化 入治小

1

海藏已寒产此九不惜上陽生於下 增損理中九王朝奉云大小陷胸湯九不愈者宜與之 生地黃黃連湯主之 寧錯語失神脈花浮而虚内燥熱之極也氣產鼻乾而不潤上下通煉此為難治宜 治陰證服四逆輩胸中發燥而渴者或數日大便秘小便澀赤服此九上不躁大小便自利 血風證因大脱血崩漏或前後血因而枯燥其熱不除循衣撮空損牀閉目不省擲手楊視搖動不 肉桂 温飲無時心食內生冷滋味等物因酒有飲如葛根花縮砂仁 之血血而復之氣大水氣湯下之自血而之氣氣而復之血地黃黃連湯主之也不大便 而之内者用之生地黄黃連湯血藥也自内而之外者用之氣血合病循衣嚴空證同 三錢水二盏煎至七分取清飲無時徐徐與之 若脈實者加大黃下之 大承氣湯氣樂也自外 末糊為九桐子大温酒下空腹食前五七十九八九十九亦得酒酯為糊俱可 校太路半良薑 生地黄 當歸路上赤芍藥 栀子 括蔞 陳皮 鳥頭比錢附子地 乾薑地 芍藥 杜礪略二甘草砂三乾薑酸十七實與二十 甘草 右等分對母南分四服水二盏生薑十片同煎至七分取清 白木 黄連 扶冬 黄冬路三防風配 厚朴 尚香炒路 右等分為紅 半夏 四 右為魔术每服 自氣无 猪

易簡分蘇飲治感冒發熱頭痛與因痰飲凝積發而為熱並宜服之若感冒發熱亦如服養胃湯法連進 活人治婦人傷寒妊娠服藥例 若發熱惡寒者不離桂枝芍藥 若往來寒熱者不離於胡前胡 馬病來施丸 大渴者不離知母石膏五味子多門冬 若大便泄者不離柱附白木乾薑 若大便燒結者不離太 數服微汗即愈大治中脘痞悶嘔逆惡心開胃進食小便室女尤宜服之 滿悶者不離松實陳皮 黃黃於 若經水適來適去斷者不離小柴胡 若安胎者不離人參阿限白术黃芩 若發汗者丁 養臍服久患症癖如碗大及諸黃病每地氣起時上氣衝心邊臍絞痛一切虫咬十種水病十種盤病 離息政生薑麻黃旋覆 若頭痛者不離前胡石膏板子 若傷暑頭痛者不離共胡石膏甘草 若 為細末煉蜜為九如彈子大湯盡煎服不歇復與之不過五六門中豁然矣用藥神連木嘗見也渴 木香粉半 右吹咀每服四錢水一盏半生薑七片棗一枚煎至六分去滓不以時候素有痰飲者 侯退熱以二陳湯或六君子湯問服若男子婦人虚常發熱或吐如下血過多致虚執者用此樂三 少陽證夫小柴胡湯加減在前附子 者が枯葉根 雨加四物湯二兩合和名茯苓補心湯 人参 紫蘇 若胎氣不安者不離首答來的冬人參 若與發黑者不離首於施子升林 乾葛 半夏 校奏给三枳殼 陳皮 甘草

15

湯下防巴亦可 小兒疳剝逐白湯下 小兒乳食傷白湯下 月信不通煎紅花酒下 婦人腹痛 藍湯下 食飲氣塊好湯下 時氣井花水下 脾風陳皮湯下 頭痛水下 心痛温酒下 大小 虫檳榔湯下 霍亂乾薑湯下 放城杏仁湯下 股督痛豆冰湯下 除毒傷寒温酒下 吐逆生 便不通燈草湯下 因物所傷以本物湯下 吐水熱湯下 氣病乾薑湯下 小兒天風中播防風 反胃吐食嘔逆恶心飲食不消天行時病婦人多年月露不通或腹如懷事多血天陰即發又治十二 產後心腹脈滿豈淋湯下 難產益志湯下 產後血利當歸湯下 赤白帶下酒前艾湯下 解力 川号湯下 懷空半年後胎漏了湯下 有子氣衝心酒下 產量痛温酒下 血氣痛當歸酒下 柳湯下 氣噎夢噎何禁湯下 打撲傷損酒下 中毒幕灰甘草湯下 一切風升麻湯下 寸白 持海肠風酒下 赤白刺河子湯下 膿血刺米飲湯下 墮傷血問四肢不收酒下 蛔虫咬心猪 種風頑痺不知年歲畫夜不安等與鬼交頭白多盾或哭或笑如思好所看腹中生瘡腹痛服之皆於 婦人身上頑麻狀如虫行四肢俱塵呻吟等疾 外傷寒部飲下 室女血氣不通酒下 子死菜子湯下 又治小如繁潤大人癲狂一切風及無南 腑三錢 か羌活 獨活 紫苑去古 吳茱萸湯洗大 加至五七九生薑湯送下食後臨棒初有爭者不宜服具引于後 乾量丸 黃連去發獨极去目及閉口 為清 防風路半 右為細末入巴豆与煉蜜為九如桐子大每服三九漸 华的最 巴豆出油研 厚朴道殿桔梗蓝 茯苓皮 皂英等及子 人祭共雨各

太陰證的門三方鴻心五

理中湯加减例 平胃散加減例 腹作痛手足逆冷於本方中去白木加軟附名四順湯 若傷寒結胸先以桔梗积殼等分煎服不愈 中湯內加丁香半夏一兩無服生薑十片同煎 若泄酒者加橘紅茯苓各一兩名補中湯 若溏泄 及啖炙煙熱食發為鼻衂加川芎一雨若傷胃吐血以此藥能理中院分利陰陽安定血脈只用本 欲飲水者添加术半雨 若苦寒者添加較量半雨 若腹滿者去白木加附子一雨 若飲酒過多 野氣動也去术加官桂一雨半野惡燒故去不恐作奔敗故如官桂 若悖多者加徒尽一雨 再於於實理中湯內加括養根一兩 若霍亂後轉筋者理中湯內如火煅石膏一兩 者及諸吐利後胸唇欲絕心高高起急痛手不可近者加积實依答各一兩名松實理中湯 若渴者 不已者於補中湯内加附子一兩不喜飲水穀不化者再加縮砂仁一兩其成八味若霍亂吐下以 一兩名治中湯 若乾霍亂心腹作痛先以鹽湯少許頓服候吐出令透即進此藥 若嘔吐者於治 若中附子毒者亦周本方或止用甘草乾薑等分煎服仍以爲豈前湯解之 若為寒氣濕氣所中者加附子一兩名附子理中湯 若為解濕如伏苓丁香白木為調胃散一法如霍香平夏 若如乾薑為厚朴湯 若霍亂吐酒者如橘紅青橘各 若曆上 若濕 京祭者

滿如桑白皮 若婦人亦白帶下如黃耆 若酒傷加丁者 若飲冷傷食如高良姜 若滑脱泄液

1

手心熱煩躁不安百節酸於加柴胡 若痰嗽瘧疾如畫製羊夏 若本藏氣痛如尚者 若水氣衝

温疫時氣二毒傷寒頭痛壯熱加蓮精裝石五寸豆或三十粒煎三二服微汗出愈

岩五势七傷脚

酉壘元戎 物定志其補益心神安定魂魄治痰去胸中邪熱理肺略 治傷寒吐利 吐多加生薑 滕濕庫加免終子 若白别加兴茱萸 兩生薑煎服 合為調胃散 加肉蓝蓝 若膽氣不足加 若心氣不足加 若髓竭不足加 若肝氣不足加 牛黄紅磯另 右為細木煉蜜九桐子大米飲湯下三十九無時 少陰證與武四逆等湯在活人姜 若七邪六極耳鳴夢沒盗汗四肢沉重腿膝酸疼婦人宮藏久冷月般不調者加肉桂 若胃寒嘔 参 · 雨高浦 若風痰四肢沉困如荆芥 若加霍香半夏為不換金正氣散 若瘧疾寒軟者加柴胡 若小肠氣痛者如苦練 若欲進食加神麵麥并具茶英國椒乾薑桂為具茶英湯 若加素本桔梗為和鲜 岩與五於散相半為對金散子 岩與六一散相合為黃白散 岩與錢氏異功散相 一法加徒冬丁者各三雨共成六味 若氣不舒快中脘痞塞加縮砂仁香附子各三 生地黄 上黨参 天麻 細辛 遠志は 扶神は 伏芬士破る 茯神 當歸 酸棗仁 地榆 川芎 若亦例如黃連 若頭風加豪本 若轉筋霍亂加楠木 若腿膝冷痛加牛膝 若骨氣不足如 若肺氣不足加 岩神昏不足加 若脾氣不足加 朱砂钱 白木 若泽身虚建构急加地骨皮 若根 天門冬 白术 熟地黄 麥門冬 五味子 遠志 預知子 自药磁 泰門冬去配各 益志

潔古老人天麻丸治證見活法機要 仲景八味力 大效牡丹皮散 治血藏虚風及頭目不利不思飲食手足煩熱肢節拍急疼痛胸膈不利大腸不調陰 陽相干心驚松悸或時旋運 使藥再為用也 附子地雨行諸經不止 四仲此兩鄉使筋骨 相着 服二錢水一盖半前五大沸食前温服益血海退血風勞攻注消寒疾實脾胃理血氣攻刺及氣 大至百九空心食前温酒白湯下服藥心壅塞宜於通利故服半月稍覺壅塞微以七宣人輕缺了 牡丹皮 川芎 形之劃也益火之源以消陰野肚水之主以制陽光錢氏地黃丸減桂附 燒酸濫 右八味皆君主之藥 若不依易老加減服之終不得效若加五味子為野氣九述類象 天麻六兩酒浸三除風煙 牛膝六兩酒浸三强筋 白茯苓能伐腎が濕滯 孰地黄補腎水真血 肉桂船半木香 肉桂補肾水真火 牡丹皮補神志不足 附子能行諸經而不止兼益火 獨活脏去野問風邪 澤瀉去胞中留垢及遺消 當歸針腑和養血 訶子肉 陳皮炎 羌活十五兩去骨節間風 右為細末煉蜜為九如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九病 白木沙路与藥錢 山茱萸治精滑不禁 乾山樂能治皮毛中 玄夢所樞機管領 草解於兩另肚骨 甘草 羌活 當歸一兩 生地黄行養真血 右為細末每 三稜

· IL

f

四物湯盖禁衛滋氣血月水不調臍腹污痛等蓬並見局方 海藏語胃白木 火府丹西丁俱寫 清心先治熱 海藏大五補九同三才共例 术本藥各半治腹臍上腫如神 若心下唇者加积實 若下風者加牽牛 首葉上雨天門冬 和黄連科 之藥也 當歸和如刀刺乃通幣絕之藥也熟地黃條乃通於幣經之藥也 川芳治風 **厥陰證齒歸四逆并加吳菜** 門冬酒下蒲粉湯亦得 黄、右為末原蜜為九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十九 本方數服以七宣九世之 天門冬 麥門冬 菖蒲 是東朝統證至妙 黄連 澤瀉 八澤瀉散治疾病化為水氣傳變水鼓不能食 ち樂 生地黄二木通三 右為細末煉蜜九桐子大無服二三十九温水下臨卧 陳皮 茯苓 扶神 川芳治風泄肝木也如血虚頭痛非 麥門外去心 益智 右為細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十九點即 构祀 加减于後 檳榔 地骨皮 **芍藥和血理脾** 右為末一法如白 熟地

柴胡四物湯 首連桅子謂之熱六合 若虚寒脈微自汗氣難布息清便自調加乾薑附子謂之寒六合 風六合 若氣虚於起則無力匪狀而倒如厚朴陳皮謂之氣六合 若發熱而煩不能睡即者 濕身沉重無力身凉微汗如白术茯苓謂之濕六合 若產後虚勞日久而脈浮疾宜 則黃芩四物加黃芩倍芍藥 若秋則門冬四物加天門冬倍地黄 皮治婦人骨蒸 倍地黄 脈沉濇血虚 冬倍當歸 脈沉寒而不食 若春則防風四物加防風倍川芎 冷崩中去血過多亦加勝艾 若婦人嘗服春倍川芳 脈花頭痛 若血虚而腹痛微汗而惡風四物湯加茂桂謂之腹痛六合 若姓張胎動不安下血不止者加义十葉阿勝一片又加葱白黃者 若血藏虚 若冬則桂枝四物加桂枝倍 若風眩暈如秦光羌法謂 夏倍芍藥 脉洪強泄 岩質

物湯如黄芩白水路一 水煎服 若婦人筋骨肢節痛及頭痛脈弦增寒な症宜治風大合 腰脊問悶痛宜玄胡六合計順痛用四物湯如玄胡 苦練碎り無 下多痛宜芍藥六合用四物湯酮芍藥和 若無東上街心腹肋下滿門宜治氣六合 四物湯和木香 檳榔科 用四物湯和玄胡 苦練解炒檳榔 熟地黄 當歸 若經水型少宜四物內里奏花煎以加紅花 坊藥格十加柴胡鈴人参 木香略 若經水過多别無餘證宜黃芩六合 若經事欲行臍腹絞痛臨經痛者血淫也宜 黄芩 若氣充經脈故月事煩併臍 四物湯 耐防風 羌活的 若虚勞死弱欬嗽端滿宜 甘草 若臍下虚冷腹痛及 半夏麹路三 利四

L

to

野野聖元式 八物湯 用四物湯輕黄民 甘草 茯苓 白木略一 若妊娠傷寒胸脇清痛而脈在少陽也宜柴胡六合湯 用四物湯四南柴胡 黄冬錢之 若妊 若妊娠傷寒下後過經不愈温毒發海如錦文宜升麻六合湯 用四物湯和升麻 建翹鈴人 大黄科 桃仁光越炒皮 若妊娠傷寒汗下後效嗽不止者宜人参六公湯 用四物湯和人 身熱無汗脈浮繁太陽經病宜表夏六合湯 用四物湯如麻黄 細辛略 濕之氣肢節煩疼脈浮而熱頭痛宜風濕方合湯太陽標病也 用四物湯砌防風 蒼朮製多 食成少血虚者且 厚朴六合 用四物湯和厚朴姜賴起連接砂 若經水暴下加黃谷一雨 若腹痛者如黃連如 娠傷寒大便硬小便亦氣滿而脈沉數陽明太陽本病也急下之宜太黄六合湯 用四物湯四 惡寒脈浮而弱太陽經病自表虚立合湯 用四物湯柳桂枝 地骨皮絡之 若妊娠傷寒頭痛 之 若婦人無積者四物湯内加 廣茂 京三稜 桂枝 乾漆略 若婦人傷寒汗下後飲 黃富歸各一兩 若經水道來適斷或有往來寒熱者先服小柴胡湯以去其異然後以四物湯和 夏月不去黄芩 若經水如黑豆汁者加黄芩黄連各一雨 若經水少而色和者四物湯加熟地 五味子路五 若婦人妊娠傷寒汗下後虚痞脹滿者陽明本虚也宜厚朴六合湯 若妊娠傷寒身熟大過旅落而煩脈長而大者宜石膏一会湯 根是幾砂各 若妊娠傷寒汗下後不得眼者宜提子六合湯 用四物湯納栀子 若妊娠傷寒中風表虚自汗頭痛項強身熱 用四物湯 老妊娠傷寒中風

黄連 若虚寒似傷寒者加人參 柴胡 防風 若產婦諸證各隨六經以四物與仲景樂各手服之 發寒熱者如此生薑 牡丹皮 芍藥 柴胡 若水停心下微吐逆者加猪苓 茯苓 防己 若滑潘者加官桂 附子 若嘔者加白术 人祭 生薑 若大湯者加知母 石膏 於 結四物與調胃承氣湯各半為玉燭散 病四物與參蘇飲相合名補心湯主之 若四肢腫痛不能與動四物為木各半湯主之 若治婦 傷寒汗下後血漏不止胎氣損者直勝艾六合湯 用四物湯砌阿膠 艾各羊病一方加甘草同 效如神 若婦人或因傷酒或因產亡血或虚勞五心煩熱者置四物二連湯 用四物湯內主 腹中刺痛惡物不下加 當歸 芍藥 若血崩者加 生地黄 蒲黄 黄芩 若頭昏頂强者 城傷寒畜血證不宜墮胎樂下之宜四物大番湯下 用四物湯 生地黄 酒浸太黄 若產 妊娠傷寒太陽本病小便亦如血狀者宜琥珀六合湯 用四物湯腳琥珀 從冷船半 若妊娠 母船丰 若妊娠傷寒小便不利太陽本病宜状冷文合湯 用四物湯柳状冷 澤鴻略半 若 四物與縮砂四君子湯各半名八珍湯 附子炮縣內桂船半 若亦白帶下宜香桂六合湯 用四物湯如肉桂 香附子船半 若好 若妊娠傷寒四肢拘急身涼微汗腹中痛沉脈而遲少陰病也宜附子六合湯 用四物湯啊 柴胡 黄芩 若因熟生風者加 川芎 柴胡 防風 若藏秋溫者加 来茜 桃仁 胡黄連旗温飲清汁 四物與桂枝麻黄白虎柴胡理中四逆来受水果浮膈等皆可作及 若流濕潤燥宜四物理中各半湯 若保胎氣令人有子 若熱與血相搏口者或渴飲水加 括葉 奏明冬 若

1

治喉閉逡巡不救方 苦練光治奔豚小腹痛神效 海藏當錦光治三陰受和心臍少三腹污痛氣風等證 海藏云婦人姓張畜血 殿西田聖元、戎 四物龍膽湯 用四物科美活 防風發 草龍膽 防巴络二水煎 酒下 半两全蝎十八個炒丁香十九個别為未和与酒糊九桐子大温酒下五十九空心痛甚如當歸前 婦人姓城或畜血 白灰以脂糊調藥末厚金項上須東便破血出立差 目亦暴發作雲醫疼痛不可恐且 半湯此馬老用樂大客也 若虚煩不得輕加竹葉 人象人若婦人血虚心腹巧痛不可忍者去 川苦練 尚春 四物湯路半 丁香路半二 地黄、加乾量名四神湯 海云自汗者不宜服 右為細末酒糊九桐子大空心温酒下三五十九大效 附子去皮麻地 防風 抵當桃仁勿妄施 若諸痛有濕者四物與白木相半加天麻 茯苓 川山甲 酒煎 若 獨活 右三味酒二升者。盡為度焙乾細末之每种藥末一兩入玄胡 全蝎科当古古妙 被皮含木花 要教子母俱無損 仙人防首蔓 續斷的十去練 大黄四物對服之 十味各停勻 玄胡錢之木香

上焦 苦味香减半 風威人於密室温卧取汗 服之神清無睡是藥之驗須更隔五日服之如中風無汗宜服若體虚自汗服之是重七津液也若 三焦熱用藥大例活在 和习杯三五千下每一两作十尺朱砂為衣每服一九先指碎酒一盖自晨浸至晚食後臨卧攪打 **广去節根用大河水三石三时数至六到濾過去浑再数至二升半入銀石器内数成膏入前樂末** 極英子生人祭 桑白皮 養术 川芎 艱難筋脈的急左癱右與一切風疾並皆治之 不遂口眼鳴斜手足不仁言語寒澀或痛入骨髓或禪髮皮膚或中急風於湖不言精神各塞行也 清神散 柴胡飲子 大永氣湯 香附子 苦寒的一香白正好麝香好職 右一十四味為細末入香另到又用麻黄 血分轨 龍扇即少許 連翹防風湯 凉膈散 五人散 語胃水氣湯 洗心散 清凉飲子 桃仁承氣湯 朱砂作衣纏 八正散 通治大熱 石章散 龍胜飲子 四順清凉飲 何首為 喜利子 嚴靈仙 防風略二五味 **联黄膏煎**丸 一黃連解毒湯 一三黄丸 库角地黄湯 桃仁水氣湯 大小如指彈 右治半身

1

中焦 上佳 下焦 殿田里元戌 陽毒之然升麻湯班在身 治汗下吐後毒不散表虚裏實熱較於外甚則煩燥藏語兼治喉痺腫涌 陽毒升麻湯莊在面 葛根橘皮湯斑在肌 右此內有寒熱之大略也若外有寒熱者當求别法 大數四條痛下膿血五日可治七日難愈 升麻神 發班諸藥 許再服温覆于足汗出解否則重作 桂枝加附子湯 桂附九 桂枝如芍藥 血分寒 選少丹 二氣丸 人多新加湯 **犀**角 橘皮 治傷寒一二日或吐下後變成陽毒腰首痛煩悶不安面亦狂言見鬼下剝脈浮 治傷寒暴發肌中無爛效而心悶但嘔清汁宜此 杏仁 鐵刷湯 射干 附于理中九一大建中 八味丸 知母 黄芩 一神珠丹 巴戟丸 大真丹 胡椒理中九 黄芩 通治大寒 麻黄 甘草路丰 四逆湯 大巴寒九 甘草 右等分對每用五錢水煎 右叹咀水三升煎取半飲一盏刻

	虚熱	實熱				古今錄驗	蒸病		隆毒		消毒			陽毒栀子	*
血也	氣也		菜燕夷	粳米台	甘草气	錄驗去	治者	升麻配	井麻繁	牛旁子	消毒犀角飲子治海	五錢生	升麻	栀子湯少	玄琴
青蒿	烏梅	黄芩	大醋	石十味	成本配	五蒸湯	且隨各經	當歸	陰毒升麻繁甲湯陰斑	士献荆芥配	ナ治掘	量五片鼓	桅子仁	少陽陽明合病	升麻
幣甲	秦艽	黄連		味叹咀以水	人参西		虚實內外	甘草酪	大建中	防風配		五錢生薑五片致百粒水前	黄芩		甘草於丰
蛤蚧	柴胡	黄蘗		以水九升煮取	竹葉雨二		治者宜隨各經虚實內外淺深用藥加減可也	甘草酪二蜀椒去	大建中湯尤妙	甘草町			芍藥	治陽毒傷寒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小麥		大黄		二十半分為三服亦可以先者	乾地黄		加減可也	汗鱉甲災		水煎服			石膏	傷寒壯熱百節疼痛	右紅坐水煎
牡丹皮		Management of the		為三服亦	萬			雄黄研病	25.00			The second secon	知母	疼痛	
				可以先者	雨知母								甘草	Section of the least	1000
		The second second		小麥水乃者茶	黄芩稻			右為末每服半雨水前	1 1				杏仁		
				煮藥 已	石膏碎			雨水煎	The second			And the same of th	柴胡	A STATE OF THE PERSON NAMED IN	
				心海藻女	4年 市			The state of the s	Section of the second		A Company	The state of the s	右粗		

A

1

醫壘元戎	三焦作熟 石膏	磨 果色 柴胡	筋無川芎	肝黒川芎	胃痛下石膏		脾 焦唇 芍藥	小腸作唇 赤茯苓 本通	黄	心話黄連	用盗脈緩急不調	大腸乾痛孔	氣鳴從鼻氣熱	膚昏昧 牡丹皮	皮蛋白 石膏 五	肺與烏梅
	竹葉	括婁	音頭師	當歸 前胡	粳米 大黄 芒硝 总	芍樂	木瓜 苦麥	木通 生地黄	當歸 桂心 童子小便	生地黄	生地黄 當歸	大黄 芒硝	人參 黄芩 栀子		秦白皮	天門冬 麥門冬 紫苑
+					葛根										P. Carlotte	

X

二陽頭痛 公根散治陽素身熟如火頭痛躁渴咽喉乾痛 几此諸蒸皆熱病後食肉油膩房酒犯之而成久蒸不除變成疳病即死矣 羌活 羌活 或處卑濕脚氣此樂不可闕一方少加薄荷同前 川芎分南隨 葛根劉北黃芩 防風 獨活 澤鴻 天門冬 生地黄 地黄 石細末生薑水煎或沸湯點亦可大人小兒皆宜瘴烟之地温疫時行或人多風痰 治傷風温疫風温風眩風痰瘅温 繁甲 石膏 荆芥 前胡 大黃雅 茯苓 茯苓 當歸 防風 石膏 黄葉 地骨皮 甘草 柴胡 升麻 滑石 生地黄 羌活 地黄 和母 為根 牡丹皮 枳殼 山桅子仁 寒水石 沉香 白芷 當歸 滑石 柴胡 校茶 朴硝各半 生地黄 桔梗 川芎 右為末水前 芍藥 甘草

土

X

1

首集高湯加減 掌中金尺治婦人乾血氣 龍腦雞蘇丸 上传教 問題で元成 小便不利煩燥而渴 韓氏立名為因陳依於湯 苗族梅皮湯 小茵康湯 除順解勞去肺熱放鹹心熱驚悸脾胃熱口甘吐血肝膽熱泣出口苦野熱神志不定上而酒毒高熱 消遏下而血滞五淋血崩等疾 紅车 肢體逆冷腰上自汗 加附子乾薑甘草 發黃素諸莊澄治法在後陰難暑例 大抵只是仲景陰證藥内加茵凍也用省要當識之 前藥未已歌尚伏 加吳茱萸附子乾薑木通當歸 赤三日即血神效 巴豆儿城全 右通為細末生息級汁和九彈于大每用一九新線包定內陰中一日即白二日即 川山甲坦甘草 四肢遍身冷者 慈白蓮鬚於師 苦香 川椒 加茯苓猪苓滑石當歸官桂 加附子甘草 若陰證頭痛只用温中樂及矣乃理中蓋附之類也 附陰黄 苦葉卷 白附子 草鳥頭 身冷汗不止者 首陳四连湯 煩燥喘嘔不渴 加黄皮白木半夏生 加附子乾薑 首棟附子湯 猪牙皂角錢 += **海洋美沙湯**

黃耆膏子煎九治證同前 易前苔歸湯治一切去血過少眩暈悶絕傷胎去血產後去血崩中去血拔才去血金瘡去血不止者樂 地骨度积殼散治骨蒸壯熱肌肉消瘦少力多国夜多盗汗 頭欲倒也能治之 薄荷广 麥門冬去的 甘草十一两生乾地黄於雨名 人参 白木酪半柴胡 黄芩酪一白正 知母 大每服二十九白湯下 虚勞煩熱施子湯下 肺熱黃芩湯下 心熱悸動恍惚人然湯下 唾 後下生地黃末不住手機時加木通柴胡汁浸收成膏勿令火緊焦了然後將前樂末和先如豌豆 地骨皮 秦艽 柴胡 逆者補皮湯下 室女虚勞寒熱潮作煎人祭柴胡湯下 己上並食後臨卧服 咯吐衂四血去心麥門冬湯下 脾胃熱赤芍藥生甘草湯下 肝熱防風湯下 野熱黃稻湯下 然令不住攬成膏至半斤入白密一兩錫一兩再熬令蜜鍋軟得膏干雨放令及藥 末黃着骨子九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九百沸湯下空心右用黃者半斤粗末水二斗熬一斗去浑五 柳枝頭各之箇蓋三片烏梅一箇每服去浮臨卧 治五冰及婦人漏下車前子湯下疾嗽者生量湯下 並中痛者清黃滑石末一錢調下 氣 人参 木通南一柴胡十浸一日夜飯取汁 右為細末好蜜二斤先煉一二沸然 积散 知母 當歸 黃耆 甘草與酪鱉甲一筒半手 籔甲醋炎 右等分為末水一盖根 新蒲黄 阿界的

十金種子法進火之時當至陰節間而止不彌則遇一宮矣予問故師口深則少陰之分蕭殺之方何以 生化淺則厥陰之分融和之方故能發生所以受胎之處在淺而不在深也非月經後皆不可用事惟 經被一日男二日女三日男此之外皆不成胎大風大雨大寒大暑陰晦日月蝕皆不可交接所生 空心煎艾湯調下若產後惡血注心迷問喘急腹痛依前用黑豆加生薑有紙汁煎服 **芍藥半雨乾薑等分米飲調下** 加羊肉一兩生薑十片水煎、若臨月服之則縮胎易產若室女婦人心腹污痛經脈不調水前 白虎白髮一百斤 青龍青萬自然汁三升 頭痛如荆芥 若崩中漏下失血不止加香附子炒每雨入甘草一錢沸湯點服 若有白帶者加 用大盆是一宿子伏內至寅日路極電為度甲寅戊寅度寅乃三奇也即鋪如麴法 玄武杏仁四升乾波用水 若腸風藏毒每服加粮花末半錢三日取下血塊即愈 若吐血亦宜服此 若血氣上喘下腫 若姓張胎氣不安達後諸疾酒煎服 若難生倒横子死腹中先用黑豆一大合炒熟水與小 當歸格等 右叹咀水煎熟服 董座後眩暈如打樂 產後腹疾不可忍加官桂酒童 姓城千死或不死胎動酒水合煎即下未死者即安 若虚損腹痛少氣頭腔自汗每股 若難產用百草霜香白芷等分童子小便好醋各一合沸湯浸服甚者再服已分娩矣 朱雀赤小豆三升海歌去 右一處拌匀稍乾為妙 幻陳蒼耳汁二升 騰蛇野颜子汁四升

1

ないっという

大きん い田の のは 播鼻香治子宫久冷赤白带下 女凝整暗盔四體不完矣 壮礪城 紫稍花 韶腦 為細末煉蜜丸如雞頭大臨事用一粒 毋丁者 黄狗頭骨城 蛇林子 破故紙 桂心路 I

音睡親宫十太尉病瘡疹眾醫治之王曰疹未出屬何臟腑一醫言員氣熱一醫言傷寒不退一醫言在 海藏麻油等头 治小兒肚熱昏睡傷風風熱瘡疹傷食皆相似未能辨認問服升麻為稱湯惶惶散小柴胡湯甚驗盖此 氣入兒藏中本先因微寒入而成詹疹未出五藏皆兒病證內一藏受機多者乃出詹疹初欲病時生 數樂通治之不致誤也惟傷食則大便酸臭不消化畏食或吐宜以藥下之 海藏云傷食宜以藥 若出歸一證肝水疱肺膿疱心脏脾疹惟肾不食椒毒而無諸強瘡果者屬腎由不慎風冷而不飽肉 生之時口有不潔產母以手拭净則無疾病俗以黃連汁壓之方下臍糞及涎機也此亦母之不潔 母腹中有毒錢氏曰若言胃氣熱何以下京下熱若言母腹中有毒屬何藏也醫曰在脾胃錢氏曰既 之者當詳其所傷何物生硬寒熱不等不可處用巴豆之類天毒之藥下之升麻萬根湯太陽陽明由 微寒入一句并由不慎風冷而不飽內虚一句勿認作寒 證當識用稅能九即知麻疹多熱也 虚也又用抱龍在數服愈以其別無他候故未發出則見五藏證已出則歸一藏矣 海藏云本先因 下京下熱手足冷脾也面亦聽賴亦噴嚏肺也惟腎無候以在府下不能食穢故也八唐疹乃五藏 呵欠頓問驚怪乍凉下執手足含由腮赤燥放嗽噴嚏此五藏證俱見呵欠頓問肝也時發驚悸心也 在脾胃何以紫悸錢曰大胎在腹中月至六七則已成形食母織液入兒五藏食至十月滿胃脫中至 磨疹標本 **买** 2

黃葉膏治療疹已出用此藥塗面次用胡荽酒外治法 升麻葛根湯方在前保命 消毒散治瘡珍未出或己出未能勾過又治一切瘡凉膈去疾治咽喉痛 惶惶散治傷寒時氣風熱疾雖放败及氣不知 小兒耳冷歌冷手足在燒在京面亦時敢時連衛棒此產珍欲發也未能辨該問服什麻湯消毒散已發 湯甘露散餘依錢說大人小兒同治法惟劑小大不同耳海藏云消去散大陽藥白虎湯治身熟目 人者尽地黄為血剛王盡散肺野藥石高寒水石為氣劑 疼鼻或不得即陽明藥也正為泄時暑之劑甘露飲干肺皆樂也甘枯湯少陰藥也常雪天門冬麥明 未發皆宜服仍用胡荽酒黃有膏暑月煩燥食後與白虎湯五露散熟歐與於雪咽喉或生療與甘桔 惺惺散風熱咽不利脾不和少陽渴小便不利也小柴胡湯往來寒熱胸腸微痛少陽也然欲知其經 當以服別之 錢水一盡入海荷五葉煎至七分温服如要和氣入生薑五片同煎用防風一 桔梗 云此前數方皆温平之剩一法加防風薄荷 海藏云此加減四味亦各隨經路也 一二雨 細辛葉 甘草鲜利料不穗七錢 右同為粗末每服三錢水一多半去浑温服 海藏云大陽陽明之南 甘草炒 白花茶姑白木 括養根酪 分用川芎一分此以 右同為細末每服 海藏

X

K

麻論萃英 地黄丸治督虚解顧即越病也治脉毛而虚 高青九分在保命 海藏云東垣先生治班後風熱毒醫膜氣量遮睛以此剩下之大效初費易治 甘露飲子治心胃熱咽痛口古生瘡并瘡疹已發未發立可服之义治熱氣上攻牙艱腫齒動搖 四聖散治瘡疹出不快及倒屬 肝九治肝虚 瀉青九去梔子大黄 從頂至足与通切噴頭面病人左右常今有胡芝即能辟去汗氣瘴疹出快 巴下一二大或三五九空心温水下 生地黄 熟地黄 天門冬法麥門冬法机把葉話积敷遊椒黄芩法 石斛苗 黄檗市 粉菜豆牛品 熟地黄影山茱萸 乾山樂 澤瀉 山茵陳葉 紫草耳 木通生 甘草炒 如早用瘡不至面縱有亦少 四物湯内加防風羌活等分為細末煉蜜為九是也 胡妄細切四兩以好酒二盏煎一二沸入胡荽再煎少時用物合定放冷右每吸一兩口做噴 右谷等分為粗末每服二錢水一盖食後温服牙齒則含嗽并服 甘草西 积毅裁機 右同為粗末每服一錢水一中盡煎至八分温服無時 牡丹皮 右同為細末生油調從具前至眼匡並厚金之日三兩次 白茯苓錢四 右為末煉蜜孔如桐子大三歲 海藏云甘露飲為 甘草炒到

漓心湯鴻丁 道赤散泄内方在保命 為黃散海脾熱自黄口不能吮乳 **亞黃散補脾** 為白散海肺脾熱目黃口不吹乳喘嗽 寫野九治脈洪而實前地黃九熟地黃改生地黃去山茱萸是也此治左手本部脈若右尺洪實以鳳體 丹寫之此地黃九即仲景八味九去桂附若加五味十為腎氣九此益肺之原以生腎水馬 黃連去驗 右為極細末每服一兩至五分一錢臨計温水調下 海藏云易差單寫心湯加减法 服一二錢水一盖食後服 出於此乃實邪也實則泄其子 副海牌以烧瀑 桑白皮炒黄到地骨皮和 甘草炒雨 右為細末每服一二錢水一盖入粳米百粒同煎食後服 易老加黄連 海藏云治肺熟傳骨蒸自汗用此以直為之梔子黃於亦能鴻肺當以氣血分之 訶子肉 甘草格半陳皮和 馬班鈴科甘草文 泰松子一錢半 海藏云杏仁本海肺非若人參天門冬来門冬之補也當以意消息 丁香縣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盏煎服 杏仁皮尖笛去 海藏云此 右為末每

A.

通膈九 生犀湯黃龍湯犀角地黃湯加高法 揮論萃英 異功散温中和氣治吐泄思食凡小兒虚含病先與數服以正其氣 董香葉 弘山把子仁和 花香葉 白木 錢至二錢水一盏前清汁服 錢水煎如飲水者多煎與之 檳榔 生犀硫取末 校同煎 海藏云此少陽陽明相合連 海藏云與通膈九相類上下氣血樂也 茯苓 白术 橘皮 牽牛 海藏云四 若子補脾湯如减法 木香 地骨皮 赤芍藥 柴胡 木通路等 甘草的半牽牛與朋生 右為極細末三二嚴審湯調下半錢已上一錢食前 石膏畔 甘草 白茯苓 甘草炒 人参略一乾萬红雨 右為末原服一錢至二 海藏云四君子湯加威法治濕勝氣脫泄利太過 海藏云此刺海肺熱 右為細末滴水及栗粒大每服三五十九量虚實加減 甘草麻 陳皮格等 右為細未每服二錢水一盖生薑五片聚二 乾萬到路甘草之内 右為末無服一二錢水 防風和 右對同靈酒微炒香為細末每服一

古血散治摩士或出不快	135	鼠松子湯治小兒瘡痘故出未能得透皮膚	之刻也	紫草木通	紫草木通湯治小兒瘡疹	繁草草升麻	化毒湯治小兒瘡痘已出未出並可服之	連翹防風	連翹散治一切熱兼治	壮礪 黄耆	黄耆散治盗汗	粟米大每服一二十九金銀湯下	草龍膽 防風	ジオ・プ
不快海藏云太陽少陽藥也首論温平者此也	荆芥穗而甘草而 防風神 右為細末沸湯點服臨卧大利城喉化疾涎止	熟氣攻咽		人参 茯苓 粳米粉等甘草碱 右為末每服四錢水煎此小便不利		甘草教的 右吸咀水二蓋粳米五十粒同煎此乃陽明之樂也	出未出並可服之	絕子 甘草 右為末水煎 海藏云治熟在外而不厥此少陽樂也	切熟兼治療物有神效	生地黄好等 右為末水煎		十九金銀湯下	青黛四鄉龍船行 剑藤铁一黄連科 牛黄 麝香 右為細末髮糊其	

K

E

論曰班疹之病其為強各異瘡檢城腫於外者屬少陽三焦相火也謂之班小紅點行皮膚之中不出者 如聖餃子治小兒雅珍毒攻咽喉腫痛 解毒防風湯 皆不可下恐妄動而變此謂少陽通表宜和之也當先安裏解毒次微發之安裏解毒須安五職防風 湯是也如大便不過看須微發之樂錢氏方中甚多宜選用之如大便秘宜微利之當歸及豪變百样 屬少陽若火也謂之形凡類斑證若自吐為者慎勿亂治而多吉謂羽氣上下皆出也大凡詹疹首尾 若能吐利猶不可下也便宜安裹若不吐瀉者先安裹藥三五服如能食而大便秘結內實者宜缺利 之若內虚而利者宜用裏樂末後一服調微發之樂服之大松安東之樂多發表之樂少秋則微疎之 九是也初知班疹若使之班疹併出小兒難禁是以别生他證也首尾不可下者首白上焦尾曰下焦 便實权能飲食而內實豆當歸九微利之 令那氣不难併而能作者次使兒易禁也身温沒者順身凉者逆二者宜多服防風湯和之安東若太 白芍藥於 右酒調如欲止痛只用温熟水調下 潔古老人班論 甘草生 來門冬生和 右為末竹葉同煎細細服 海藏云張和之治四肢出不快加防風大效此 四

夫班之為病皆由于在母腹中時浸漬食母血椒溫而成毒皆太陰濕土壅滯若相二火之所作也因小 秦燮百样九治班珍大便秘结 得伸越此脉發有表而無裏故禁首不可下也是不可下者為班毒已顯於外内無根帶大便不實 強發之其變不可勝數矣前人言首尾俱不可下者何也日首不可下者為與未顧於表下則犯氣 日己裏諸病不能與麻疹辨别者不可疑作無疹必須發之但各從其所傷應見治之皆不妨難出去 通者利之衛者安之泄者分之何以執一為故大抵傷寒同治最為高論隨經用藥不可關也假今五 内者內治中外皆和其極自出至於惡寒者於之表大熟者奪之渴者清之大便秘結者下之小便下 兒真氣既歐正氣又王都無所容或因天冷或因傷衣或因傷裏班由是而生馬治當何如外者外治 當歸科 甘草美 黃連 錢水煎 作劑旋丸從少至多以利為度 海藏老人班論 紅芽大戟去骨 防風和 地雷度 黄芪 青州東法酸二右用水一碗回煎至水盡為度去大戟不用將東路乾可和 巧樂 大黄路二 右先將當歸款膏于入藥末三味為九漸加服之以利 和な 枳殼 秦粘子略半 右為粗末每服四五

麻論羊英 後人執此二句首是俱不敢下温暖不今通風不知天今之所加人身之所感致使誤人多矣大抵前 出不快 化毒湯 出太多 犀角地黄湯 地骨皮氧粘子湯 咽不利 終藏府元無凝滯也若有一切裏證及大便結者安得不下温暖不使之通風以其發在冬時故如此 者安之京蘇九重者寫青九 胡飲子選用察其在氣在血 小便不通者利之導亦散八正散之類當求上下二焦何經而用之些 實定其中外則可以萬全矣 也若發在夏時則雖未出亦不用於此也梅之用藥大率以取為主浮中沉之粉乎樂按之候察其是 人之言隨時應變以其所可者而言之後人不知其變故軟常而不移也憶首是俱不可下者以其始 令上行也 渴者清之大渴者白虎湯小湯者凉膈散 大便松結者下之桃仁永氣湯四順飲子柴 寒者於之宜防風倉大湯 表大熱者奪之此表者通言三陽也夫陽歐則氣以上行言奪者用法不 而惡寒或天今寒而惡冷温媛蓋覆不今通風也班若已出身熱天暄何必用蓋覆而不使之通風平 外傷升麻湯主之 内傷松實九主之 大便要者积尤九主之 若傷冷者温之神應九主之 一切裏證下之則瘫氣逆陷故禁尾不可下也有如所言温暖蓋覆不今通風以其脏未出或身表凉 己顯雍證所用之藥 未顯與證所用之藝 桔梗甘草栀子湯 肺不利 紫草草甘草枳殼湯 太陽出不快 泄者分之寒則異功散四君子湯熱則澤瀉茯苓湯 桔梗甘草銀粘子湯 **柏林甘草防風湯**

凡未出而發播者是外感風寒之邪内發心熱之所作也當用於粉下解毒犀角地黄湯主之 出而聲音不出者是形氣俱病也當清其肺氣宜用八風湯并凉膈散去硝大黄亦可 大小便滋則是熱在内煎大黃湯下宣風散 若身表大熱者表證未能不可下 若班珍已出見小 詹疹已出後有聲音者乃形病氣不病也 詹疹未出去聲音不出者乃形不病而氣病也 若詹疹 熱小便不利當利小便八正散 若已發後有餘毒未散復有身熟瘡腫之類當用茶粉下解毒丸 藥微下之 若出不快清便自調知其在表不在裏當微發散升麻葛根湯 若青乾黑陷男不大熱 密如針頭形勢重者合輕其表而凉其內連翹升麻湯若與已發密重微端飲水者有熟證用去風 明出不快 升麻加紫草湯 少陽出不快 瘡疹輕重候 連翹防風湯 四肢出不快 防風芍藥甘草湯



4 Lishih tong youn shinshis. L693l E 1907